

元

史

卷十八

T 2455/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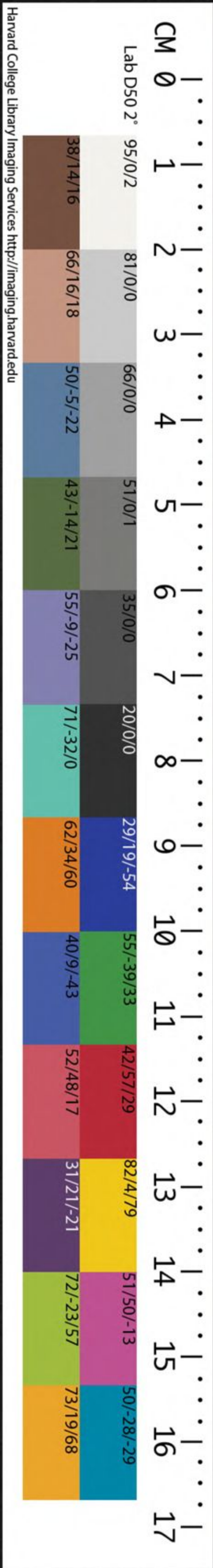
398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32

~~ChL 2455.17~~



廿九
8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三十八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旌德二 忠節

余闕 道童 伯顏不花的斤 附海魯丁 祭誠 蔣廣 全普庵撒里

附哈 朵里不花 李齊 趙璉 弟琬 納速刺丁 石普

盛昭 楊乘 孫撝 月魯不花 達識帖睦邇 附普化 帖木兒

韓因 張桓 喜同 附塔 郭嘉 趙洙 伯顏師聖

董博霄 弟昂 王英 顏瑜 附曹 鄭玉 福壽 附達尼達思 賀方

石抹宜孫 附邁里古 黃中 普顏不花 附中 榮 喬彛 附張嵩起 王佐 吳德新

楊樸 栢帖穆爾 迭里彌實 附獲獨步 呂復 閔本 拜住

趙弘毅 子 恭 黃喞 附張庸 段禎 王遜志 張正蒙 徐祿頭

余闕字天心唐兀氏世居河西武威郡父沙刺臧卜官廬州遂

哈佛大學漢和

藏印

爲合肥人少孤授徒養母元統元年賜進士及第授同知泗州
事爲政嚴明宿吏皆憚之入爲應奉翰林文字轉刑部主事以
不阿權貴棄官歸名修宋遼金三史復入翰林爲修撰改監察
御史出爲湖廣行省郎中當莫孺蠻反右丞沙班堅不出師闕
曰公受天子命爲方嶽重臣不思執弓矢討賊乃欲自逸邪沙
班曰郎中語固是如芻餉不足何闕曰公第往此不難致闕下
令趣之三日皆集沙班遂行嗣丁母憂歸廬州沔陽陳友諒盜
起據有荆楚起闕爲淮西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分守安慶
時南北音問隔絕兵食俱乏抵官十日寇至拒却之乃集將吏
議屯田戰守計環境築堡砦選精甲外扞而耕墾其中屬縣濠
山八社土饒沃悉闢爲屯田夏大雨江漲田禾半沒賊下水湧
有物吼聲如雷闕祀以少牢水輒縮秋稼登得糧三萬斛度軍

有餘力乃浚隍增陴隍外環以大防深塹三重南引江水注之
植木爲柵城上起飛樓表裏完固盜方環布四外闕提勁卒數
千屹然爲江淮保障且通道江右俾商旅四集友諒遣將趙普
勝由池州攻城經旬竟敗去尋拜淮南右丞安慶倚小孤山爲
藩蔽命義兵元帥胡伯顏統水軍戍之友諒自上游直擣小孤
山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奔還安慶賊追至山口鎮遂薄城闕
遣兵扼之觀音橋賊乘東門張紅旗登城闕簡死士力擊賊復
敗去旣而并軍攻東西二門又却之賊患甚乃樹柵環城疾攻
金鼓聲震地闕部分諸將各以兵扞賊晝夜不得息友諒軍西
門四面蟻集外無一甲之援西門勢尤急闕身當之徒步提戈
爲士卒先仍分麾下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身被十餘
創日中城陷城中火起闕知不可爲引刀自剄墮清水塘中妻

耶士氏子德生女福童皆赴井死按闕妻史稱耶士氏元史節要作耶律氏惟賈良伯死節

記作夫人蔣氏後闕姪孫宗烈云當時有妾耶律耶士氏而夫

人實蔣氏子德臣女安安皆其所生也維揚張毅所記如此

同時死者守臣韓建全家被害建方臥疾賊執之以去不知所

終城中官民相率登城樓自捐其梯曰寧死此誓不從賊焚死

者以千計其知名者萬戶李宗可紀守仁陳彬金承宗元帥府

都事帖木補化萬戶府經歷段桂芳千戶火失不花新李盧廷

玉葛延齡丘沓許元琰奏差九都蠻百戶黃寅孫安慶推官黃

禿倫歹經歷楊恒知事余中懷寧尹陳巨濟凡十八人時至正

十八年正月丙午也闕號令嚴信與下同甘苦嘗病不視事將

士皆顰天求以身代闕聞之強衣冠起當出戰矢石交下如雨

士以盾蔽之闕必却之曰汝輩亦有命何蔽我為故人爭用命

稍暇即注周易率諸生詣郡學會講立軍士門外以聽使知尊

君親上之義留意經術五經皆有傳注詩體尚江左篆隸亦古

雅可傳元詩選云嘗讀書青陽山學者稱闕既死賊義之求屍

塘中具衣冠葬之西門外詔封國公諡忠宣志云李宗可斷

闕以兄女妻之闕死乃驅其家屬盡殺之縱飲至醉自刎陳巨

濟桐城人素以忠義自許闕聞其名辟為懷寧尹賊陷不屈死

冊曰節堪守正義激千秋矧伊一郡慷慨同仇霹雲萬春

從之如鶩講學非迂忠肝剖露

道童號石巖高昌人以世胄入官性沉毅寡言由江浙叅政歷

右丞轉本省平章素負清望至正十一年調行省江西徐壽輝

陷斬黃土寇蠶起道童深憂之郎中普顏不花曰有章伯顏左

丞者致仕居撫州熟知軍務宜以禮請之使專任軍旅庶事有

可濟道童從其言伯顏亦欣然起曰此報國之秋也至則與普

顏不花設禦敵計甚悉明年正月湖廣陷普顏不花將兵往江

州至石頭渡遇賊戰敗道童聞之恐卽懷印走及普顏不花還
與伯顏定城守計後數日始自民家還省治議分門各守以備
敵三月賊衆來圍城城中置各廂官及各巷長晝夕堅守衆心
翕然道童素卹民能任人故士卒樂爲之用城被圍兩月道童
密召死士數千人而塗以青額抹黃布衣黃衣爲前鋒又別選
精銳數千爲中軍而募助陣者殿後夜半開門伏柵下黎明鉦
鼓大震因奮擊賊賊驚以爲神敗走遂乘勝擣其營復分兵掃
其餘黨伯顏以疾卒于軍是秋朝廷命火尼赤爲左丞將兵來
助與道童平富瑞二州分鎮其地適歲旱公私匱乏道童移咨
江浙借米數十萬石鹽數十萬引凡軍民約三日人糴官米一
斗又三日買官鹽十斤各入昏鈔二貫民皆安之賊亦不敢犯
其境十八年夏四月陳友諒復攻江西時火尼赤已由左丞遷

平章加營國公得專制素與道童不相能城將陷且夜遁道
童亦棄城退保撫州欲集諸義兵圖恢復勢已不可爲因嘆曰
我爲元朝大臣官至極品今城陷不守尚何面目見人乎遁賊
追者至道童欲迎敵渡水未登岸衆乘之遂爲所害賜諡忠烈

志云有黃冲者字季中南昌人授義兵千戶僞漢陷城火尼赤遁冲悉帥健勇來援爲叛將所殺閏六月父得其元葬焉

伯顏不花的斤字蒼巖畏吾兒氏駙馬都尉雪雪的斤之孫朶

爾的斤子也

高昌王世勳碑作帖木兒補化子

錮儻好學曉音律初用父廕同

知信州路事累平賊有功歷遷浙東道廉訪副使守衢州至正
十八年陳友諒遣賊王奉國寇信州路明年正月伯顏不花自
衢引兵援信被走之時鎮南王子大聖奴屯兵城中聞援師至
開門出迎拜馬首伯顏不花登城四顧誓以破賊自許乃大饗
士卒分命大都閻高義爲左右翼奮擊入賊營斬首數千級後

數日友諒弟友德列營東城攻益急遣使來說降高義潛與賊
通往見奉國明日奉國令義以計來誘伯顏不花坐城上見義
單騎至謂曰汝欲作說客邪我頭可斷足不可移乃數其罪斬
之由是日夜鏖戰糧竭矢盡而氣不少衰有大呼城下者曰有
詔參謀海魯丁臨城問之曰何來曰江西來海魯丁曰如此則
賊耳吾元朝臣子可受爾僞詔乎呼者曰我主聞信州久不下
知爾忠義故來詔爾徒守空城何為海魯丁曰汝不聞張睢陽
事乎僞使者不答而去伯顏不花笑曰賊欲我降邪城存與存
城亡與亡吾計之熟矣時軍民唯食草苗茶紙既盡括靴底煮
食之又盡掘鼠羅雀及殺老弱以食六月奉國親來攻城晝夜
不息者踰旬賊穴地百餘所魚貫梯城上士卒力疲不能戰城
遂陷大聖奴海魯丁皆死之伯顏不花力戰不勝遂自刎其部

將蔡誠盡殺妻子與蔣廣奮力巷戰誠遇害廣被執奉國愛其
勇使之降廣曰我寧為忠死不為降生賊怒磔廣于竿大罵而
絕先是伯顏不花之援信州也嘗南望泣曰我為天子司憲視
彼城之危急忍坐視乎吾知上報天子下拯生民餘皆無可恤
所念者太夫人耳即入拜其母鮮于氏曰兒今不得事母矣母
曰爾為忠臣吾即死復何憾鮮于氏太常典簿樞女也伯顏不
花因命子也先不花奉其母聞道入闕中及死朝廷賜諡桓敏

書史會要云鮮于太常甥草書通
真舅氏圖繪寶鑑云亦工畫龍

有陳受者信州小民也伯顏

不花知其有膂力募為兵戰敗被獲痛罵不屈賊焚殺之

全普庵撒里字子仁高昌人初為中書省檢校時太師汪家奴
擅權臺諫無敢言者普庵撒里獨於眾中歷數其過諤諤無懼
色及拜監察御史即首劾汪家奴十罪坐是見黜然氣節不以

摺折稍沮歷授贛州路達魯花赤潁州盜起卽修築城壘發公帑募勇士得三千人練習皆可用屬邑有被陷者遣兵克復之
境內悉安至正十八年拜江西參政仍分省贛州時江西下流
諸郡皆爲陳友諒所據乃與總管哈海赤戮力同守賊將幸文
才率兵圍贛使人誘降普庵撒里斬其使日擐甲登城拒戰凡
四閱月兵少食盡義兵萬戶馬合沙欲舉城降普庵撒里不從
遂自刎事聞贈諡做哀哈海赤守贛尤久城陷賊將勝之降哈
海赤曰與汝戰者我也爾賊毋殺贛民當速殺我遂見殺
朶里不花字端甫蒙古人由宿衛累官遼陽平章陳友諒陷江
西詔移江西行省遂泛海南下趨廣東駐師揭陽招降土寇金
元祐克復循梅惠三州自是英肇欽連諸郡皆附且治兵由梅
嶺將赴江西而元祐有異志遮道固留陰令其子率外賊突入

奪符信殺官吏變起倉猝衆莫能支朶里不花爲鎗所中子達
蘭不花率麾下力與抗死之朶里不花被執擁至太平橋罵不
絕口遂爲賊所醢其妻卜顏氏妾高麗氏在側不去皆大罵曰
我平章遇爾父子厚爾何暴逆至此亦皆遇害其部將哈乞吳
普顏阿刺不花歹不花等俱戰死

李齊字公平廣平人家貧嘗作客江南工辭章元統元年賜進
士第一歷僉河南淮西廉訪司事移知高郵府至正十三年秦
州白駒場亭民張士誠爲亂破本州淮南行省舉兵討之不克
乃遣齊往招降被拘久之亡何其黨自相攻殺始縱齊歸士誠
佯請降行省授以民官未幾復鼓變殺叅政趙璉掠官庫走入
得勝湖陷興化時左丞僕哲篤方鎮高郵使齊守夔社湖齊旣
出高郵遂陷賊蔓延入寶應會有詔赦叛者使至高郵不得入

賊給曰必李知府來乃受詔再遣齊往至則囚之齊益聲言士誠本無降意特遷延爲繕飭計耳官軍謀知之進攻城士誠呼齊出叱使跪齊反叱曰吾膝如鐵豈爲賊屈賊怒扼之跪齊立而詬乃倒曳搥碎其膝副之論者謂大科三魁若泰不華沒海上李黼隕九江洎齊之死皆不負所學云

冊曰聖賢立教首重忠孝自竊虛聲遂至貽誚所學何事乃失其操二李及泰節烈相肖巍巍大科三辰並耀

趙璉字伯器潁川人祖宏偉起家泰和尹著循聲仁宗朝官浙東廉訪副使聞郡人許謙得宋儒道學之傳延致爲師於是浙東人知向學卒諡貞憲璉登至治元年進士第歷官杭州路總管浙右病徭役民充坊里正者皆破家璉議以屬縣坊正爲雇役里正用田賦以均之民至今稱便至正中河南盜起湖廣荆

襄皆陷兩淮騷動朝廷析河南地立淮南江北行省于揚州以璉參知政事分鎮真州璉方病卽輿疾行會張士誠起海濱陷泰州興化高郵知府李齊往招之士誠僞請降且乞從征自効乃移璉鎮泰州璉趣士誠治戈船趨濠泗士誠疑憚不肯發又覘知璉無備遂復反夜四鼓縱突登城璉力疾捫佩刃上馬與賊鬪市欄詰之曰汝輩罪在不赦今旣宥爾誅戮且錫以名爵朝廷何負汝乃復反邪賊以槩撞璉墜地璉瞋目大罵死之其僕楊兒以身蔽主亦見殺弟琬字仲德仕爲台州路總管至正二十七年方國瑛以舟挾琬至黃巖琬潛登白龍巖止民舍絕粒七日或勸之食輒瞑目卻之而死

納速刺丁字上瞻其父馬合木從征襄陽以勞擢濟州達魯花赤因家大名納速刺丁起身鄉進士淮東宣慰司辟爲掾泰州

賊起納速刺丁建議築四城立外寨捷堤穿河募兵與賊抗行
省檄其提戰艦巡江駐師龍潭口賊不得渡屢有戰功留守蕪
湖江口秦州李二作亂移捍高郵得勝湖賊船乘風來攻擊敗
之李二失援遂降其黨張士誠復殺二爲亂襲據高郵屯兵東
門納速刺丁以舟師會真滌諸軍討之距三塚鎮賊衆猝至麾
兵挫其鋒後賊鼓譟進更發火鏃射之死者蔽流而下賊繚船
於背盡銳來攻諸官軍皆遁納速刺丁以死自誓顧謂其三子
寶童海魯丁西山驢曰汝輩可脫走三子不肯去同死之追贈
元帥府經歷

石普字元周徐州人至正五年進士授國史院編修官改經正
監經歷淮東西盜起樞密院董鑰薦普材于朝會丞相脫脫討
徐州命從行徐平歷升樞密院都事從守淮安時張士誠據高

郵普詣丞相面陳破賊之策曰高郵負重湖之險地皆沮洳窮
兵猝莫能前願假步兵三萬保取之高郵旣平則濠泗易破普
請先驅爲天下忠義倡脫脫壯之命權山東義兵萬戶府事招
民義萬人以行次范水砦日未夕普令軍中具食夜漏三刻下
銜枚趨寶應卽登城樹幟城上賊大驚潰乃水陸進兵乘勝拔
十餘砦直抵高郵縱火燒關門賊懼將棄城走總兵者遣蒙古
軍千騎突出普軍前欲收先入功賊以死扞城蒙古軍懼怯卽
馳回普止之不可遂爲賊所蹂踐率墮水中普軍亂賊乘之普
勒餘兵血戰良久直入賊陣中援兵忌普成功按不進從者僅
三十人搏戰至日西被創墮馬復步戰數合賊益至指曰此必
頭目可生致之普叱曰我帥石都事也何云頭目左脇爲賊槍
所中猶手握其槍斫賊賊衆攢槍來刺普與從者力盡俱死

盛昭字克明歸德人由儒學官累遷淮南行省照磨會詔使往高郵諭張士誠不得達還詭稱賊已迎拜但乞名爵行省不虞其欺再遣昭入高郵授以萬戶告身士誠拒不納拘諸舟中昭語所從吏曰吾之止此有死而已既而官軍逼高郵士誠授昭以兵使出拒昭叱曰吾奉命招撫汝汝拘留詔使罪不容誅反欲吾從汝為賊邪賊怒先剗其臂肉而後磔之

楊乘字文載濱州渤海人至正初為介休縣尹民饑散為盜乘立法招之俾自新盜由是息後累官江浙行省員外郎坐海寇掠漕舟免官寓松江張士誠入平江其徒鄒良弼董綬極稱乘才士誠遣張經招之乘曰良弼等皆名臣今已失節願欲引我濟惡邪且讓經平口讀書所學何事經俛首不能對乘且與客痛飲竟日不言客問盍行乎曰乘以一小吏致身顯官有死無

貳何行之有經促其行愈急乘乃整衣冠白經死輟耕錄云乘

史稱中書參議掾歷官穀城介休二縣尹拜監察御史擢江浙行省員外郎是年杭州陷乘坐黜退居松江青龍鎮後御史言乘職在贊理不當罪宜復其官事遂白十六年張士誠陷平江遣所署官吳縣丞張經賞禮幣造請乘遣人告曰吾廢處四里久不足以辱使者吾當擇日受命請以幣置門外經如其言乘命子適卓具牲醴告祖廟既竣事復命酒飲坐至夜分二子尚立侍命曰若且休吾將就寢詰旦適等怪寢門未啓發視之則已自經得手書大約言死生晝夜之理且以得全晚節為快

孫搗字自謙曹州人至正二年進士原官濟寧路錄事張士誠據高郵或謂其有降意朝廷遣翰林待制烏馬兒為使前往招之而用搗輔行搗家居不知也中書加搗集賢待制給驛就其家強起抵高郵士誠不迂詔搗等既入城反覆開諭士誠作竦聽已而拘之他室或曰一饋食欲脇之降搗惟事詭斥乃令其黨捶搗肆其凌虐搗不為動及士誠據平江轉掠湖松諸州搗與其部將張茂先謀持搗所授站馬劄子遣壯士赴鎮南王府

續弘治錄 卷三十八
約日進兵謀泄竟為所害後賊中見失節者輒自相嗤曰此豈
孫待制邪追贈曹南郡公諡忠烈

月魯不花字彥明蒙古遜都思氏父脫帖穆耳泰定三年以千

戶分鎮于越

志云性廉直尚節義遊兵掠天台烈婦王氏死于清風嶺慨然為之立廟

月魯不花從

父任就試江浙鄉闈中右榜第一榜未發試官夢月中有花象
已而果符其名登元統元年進士第授台州路錄事司達魯花
赤縣未有學乃首建孔子廟延儒士為之師以教後進歷官吏
部員外郎奉命至江浙糴粟二十四萬石餉軍至則第戶產之
高下為糴之多寡民不擾而事集尋拜監察御史首言天子宜
躬祀南郊殷祭太室皇太子當簡老成輔導以成其德帝嘉納
之升吏部侍郎時方重選守令以保定密邇京畿擬本路達魯
花赤俄除吏部尚書保定民詣闕乞留乃以尚書知郡事會賊

北渡河月魯不花日修城濠為戰守具奏留五省八衛兵護本
郡兼統黑軍數千人及團結西山八十二寨民義軍勢大張賊
再侵境皆不利去既名還為詳定使去保定一月而城陷至正
十九年拜南臺御史中丞由海道趨紹興既而除浙西廉訪使
時張士誠據浙西僭王號度弗可與其乃謂從子同壽曰吾家
世受國恩恨不能刺賊以報國矧與之同處乎即具舟載妻子
而自匿木櫃中蔽以藁秸脫走至慶元改山南道廉訪使浮海
北往道阻還抵鐵山遇倭寇登舟攫之令拜伏月魯不花曰吾
朝廷重臣寧為賊拜邪遂遇害次子樞密院判老安姪百家奴
扞敵亦死之家奴那海刺殺賊首同舟死事者八十餘人追贈
遼陽行省平章諡忠肅

達識帖睦爾字九成康里脫脫子也幼入國學為諸生讀經史

悉通大義尤好學書

書史會要云大字學釋溥光小字亦有骨力

初以世胄補官至

正九年遷湖廣平章時沅靖郴桂等路徭獠竊發達識請置三分省一治靜江一治沅靖一治郴桂以左右丞參政分兵鎮其

地已而諸徭獠悉降詔還拜大司農台州方國珍起海上奉詔

與浙東宣慰使秦不華同往招諭

史作參政樊執敬者誤

累遷江浙行省

左丞相許便宜行事江淮盜勢日盛南北道梗所部郡縣多淪

沒十六年二月張士誠陷平江七月逼杭州達識棄城走富陽

會苗軍帥楊完者為江浙參政駐嘉興引兵擊走士誠達識乃

還鎮明年士誠詐請降願輸漕粟達識欲不許完者固勸乃許

之承制拜士誠太尉其黨皆授官有差士誠素欲圖完者而完

者時又強娶平章慶童女達識雖主其婚然心實且憎乃陰與

士誠合謀令以兵除之士誠出兵復建德完者營于杭州北不

為備遂被圍苗軍潰完者自殺士誠遂據杭州既而自立為吳

王乃逼徙達識于嘉興峻垣墻錮門闔守之使人至紹興索行

臺印御史大夫普化帖木兒怒封印置庫中曰頭可斷印不可

與又迫之登舟曰身可死義不可辱也從容沐浴更衣與妻子

訣賦詩二章仰藥死臨死擲杯地上曰我死矣逆賊當踵我亡

也達識聞之嘆曰大夫且死吾不死何待命左右以藥酒進飲

之而逝普化帖木兒字兼善答魯乃蠻氏行臺御史大夫帖不

哥子也志稱答魯兼善者卽是

韓因字可宗汴梁人少習舉子業負氣不羣潁州妖人劉福通

兵起亦以紅巾為號據汝寧官軍討之久不克會朝廷詔赦叛

逆募可持詔入賊者因應命假以唐州判官使焉賊渠悉其黨

搖動止因於外納詔不讀旋縱因歸報因出乘馬周賊屯大呼

曰汝輩好百姓何不早降歸田里而甘從賊驅使邪眾愕貽相
顧賊渠追因責其所言因極口肆詈賊怒寸割之

張桓字彥威真定藁城人父木知汝寧府因家焉桓以國子生
釋褐累官西臺御史以言事不合去劉福通陷汝寧桓避居確

山賊久知桓名襲獲之羅拜請為帥弗聽囚六日擁至渠魁前
桓據榻坐與之抗論順逆其徒粹桓起跪桓仰天大呼叱益厲

且屢唾賊面賊猶不忍殺謂曰汝但一揖亦恕汝死桓瞋目曰
吾恨不能斬汝首肯聽汝誘脇而折腰哉賊知終不可屈遂刺

之後語人曰張御史真鐵漢害之可惜追贈禮部尚書諡忠潔

輟耕錄云桓謝職居確山縣而陷賊賊魁素聞桓有治績置上
座脇之受偽官桓唾之遂縛桓妻孥九人至先殺妾次殺子女
以及妻每殺一人則謂桓曰御史若降
餘可免桓弗為動此至正辛卯八月事

喜同河西人本姓周由後宮衛士任南陽縣達魯花赤居二歲

劉福通兵抵南陽境縣素無城且無守卒喜同即以死自許

家人訣曰吾與汝等不能相顧矣乃策厲義兵奮力與賊搏賊

知無後援戰愈力城陷喜同突圍將自拔賊橫刺其馬馬蹶喜

同鞭馬躍而起手斬刺馬者俄為他賊所追身被數創不能鬪

遂見執為所殺妻邢氏帥家僮數人出走遇賊奪其刀斫之且

罵且前亦見殺一家死者二十餘人時襄陽錄事司達魯花

赤塔不台字彥暉元統元年進士魏王軍汝亳塔不台來供餉

王嗜酒輕戰備一夕賊劫王王臥未能起為所執塔不台馳騎

奪王亦為賊獲比曉見賊渠王拜乞活塔不台以足蹴之曰王

猶欲生乎賊復屈其拜塔不台拒而誦之且與縛者角遂被支

解志云明兵攻南陽喜同一家
皆死節闔郡哀之未知孰是

郭嘉字元禮濮陽人祖昂父惠俱以戰功顯嘉慷慨有大志登

泰定三年進士第累官廣寧路總管屬盜起詔團結義兵嘉招
集民數千教以坐作進退號令齊一賞罰明信故東方甲兵之
精稱嘉爲最至正十八年劉福通黨由大同焚掠上京嘉躬率
義旅出禦且竭家貲倡勇敢旣而遼陽陷孤城無援嘉歎曰自
我祖父有勲王室今日盡忠吾分內事况身守此土當生死以
之餘不足惜頃之賊至圍城亘數十里有大呼者曰遼陽我得
矣何不出降嘉挽弓射呼者中其左頰墮馬死賊稍引退嘉開
西門逐之賊大至力戰以死追封太原郡公諡忠烈

趙涑河南湯陰人官遼陽路儒學提舉至正十八年劉福通黨
略遼陽涑被執欲使降涑叱曰我爲儒官職司名教豈肯從汝
爲逆者賊怒殺之繼執其妻許氏赫之以刃氏罵曰吾母與兄
弟居武昌者皆死於賊今吾夫又死焉使我得報汝當醢汝矣

何懼爲賊并殺之

列女傳云許氏集賢
大學士有壬之姪女

伯顏師聖字宗道哈刺魯氏世居開州濮陽縣生三歲嘗以指
畫地或三或六若爲卦者六歲從里師授孝經論語卽成誦蚤
喪父其兄曲出購經傳諸書資之日夜誦不輟稍長受業宋進
士建安黃坦坦曰此子敏悟過人非諸生可比因命以顏爲氏
且名而字之久之坦辭曰余不能爲爾師羣經有朱子說其在
歸而求之可也弱冠卽以斯文爲已任學者來相質難隨問辨
咸解其惑而去自是從游日衆至正四年以隱士徵至京授翰
林待制預修金史旣畢辭歸已復起爲江西廉訪僉事數月以
病免及還益修輯六經多著述其爲學務真知力踐不屑事舉
子詞章士出其門不問而知爲伯顏氏學者十八年紅巾賊蔓
延河北師聖言於省臣將結鄉民爲什伍以自保而賊兵大至

師聖渡漳北行邦人從之者數十萬家至磁州與賊遇賊知其
名生劫之不屈引頸受刃與妻子俱遇害年六十有四既死賊
羣剖其腹見心有數孔相顧曰古稱聖人心有七竅此非賢士
乎乃納心于腹中覆牆揜之詔諡文節太常諡議曰以生平有
節乃古之君子人者生平語錄甚富惜皆燬于兵

冊曰讀書明理踐履篤確月露風雲鳥足相較顛沛不離
乃真道學

董搏霄字孟起磁州人由國子生辟西臺掾歷遷浙東宣慰副
使所至皆有聲至正十一年除濟寧路總管從江浙平章教化
討徐壽輝進兵安豐屢敗賊衆復其城十三年命移軍援江南
至湖州時賊將項普略引兵自徽饒陷杭州教化從問計對曰
賊見杭城子女玉帛必縱慾不服爲備宜急攻之若退保湖州

倘賊乘銳趨京口則江南不可爲矣諸將難其行搏霄拔劍正
色曰諸君荷國厚恩而臨難苟免今相君在是敢有慢令者斬
卽進兵薄杭城賊迎敵至鹽橋凡七戰追殺至清河坊賊奔接
待寺塞其門焚之皆死遂復杭州賊復自昱嶺關寇於潛行省
復令討之卽日赴臨安扼新溪分兵守入杭要路後進兵至料
口及虎檻遇賊屢敗之追殺至於潛遂復縣治由昌化進克昱
嶺關賊有犯千秋關者搏霄還軍守於潛賊大至焚倚郭廬舍
搏霄按軍不動左右請出兵曰未也遣人執白旗登山望賊約
曰賊謂我怯必少懈伺其間則麾旗且伏兵城外皆授以礮復
約曰見旗動礮卽發已而旗動礮發城中兵盡出遂復千秋關
賊復攻獨松百丈幽嶺三關搏霄先以兵守多溪多溪者三關
要衝也旣分軍爲三各出一關會擣賊巢遂乘勝復安吉賊復

來窺獨松搏霄更以兵守苦嶺及黃沙嶺賊帥多來降復進兵
克廣德俄斬饒諸賊犯徽州有道士能作十二里霧搏霄以計
破之妖霧頓開諸伏兵皆起襲賊營後賊大潰獲道士焚其妖
書斬之遂平徽州輟耕錄云搏霄號令嚴肅凡尅復諸郡不殺
傷不抄掠四方之士歸之者禮遇勤至尊酒
在前起立捧觴取其所
長而在之得待士之體十四年遷樞密院判官從丞相脫脫征
高郵分戍鹽城興化賊巢踞大縱得勝兩湖間凡十有二悉勦
平之卽其地築芙蓉砦賊入輒迷故道自是不敢復犯賊恃習
水渡淮北入安東州搏霄招善水者五百人與戰于大湖破之
遂復安東連克北沙廟灣沙浦等砦尋進兵泗州不利賊乘勝
東下斷糧道乃回軍屯北沙糧且絕與賊死戰七晝夜賊敗走
奪船七十餘始得渡淮保泗州時方暑兩湖水溢諸營皆避去
搏霄獨守孤城賊環攻數十里搏霄坐城上遣偏將以騎士出

西門突出賊後約日旗一揮卽還旣而旗動騎士還步卒出城
夾擊賊大斲乃結陣西行轉戰數十合軍至海寧朝廷嘉其功
命同僉淮南行樞密院事搏霄建議於朝曰淮安爲南北襟喉
江淮要害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保爲今日計莫若於黃河上
下并瀕淮海地及南自沐陽北抵沂莒贛榆諸州縣布連珠營
每三十里設一總砦就三十里中設一小砦使斥埃烽燧相望
遇賊則并力野戰無事則屯種而食然後進有援退有守又海
寧一境不通舟楫軍糧惟可陸輓民不勝其瘁權令軍人搬運
其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千六百人可
行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肩米
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一十四里
重行一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人給米一升可供二萬人此

續通志卷三十一
百里一日運糧之術也又言江淮南北之民壯者既盡為軍老
弱無所依歸者宜置軍民防禦使擇軍官材堪牧守者居之而
籍其民以屯故地於以練兵積穀且耕且戰內全山東完固之
邦外捍淮海出沒之寇而後恢復可圖也時不能用十七年妖
寇劉福通遣偽將毛貴陷益都般陽諸路有旨命搏霄從知院
事卜蘭奚往援濟南適告急搏霄提兵往濟南賊衆自南山來
攻望之兩山皆赤搏霄先以數十騎挑之賊衆悉來鬪騎少卻
至澗上伏兵起遂合戰城中兵亦出大破之般陽賊復踰南山
來襲濟南搏霄列兵城上弗為動賊夜攻南門以矢石禦之黎
玘乃密開東門遣兵出賊後既旦城上兵皆下大開南門合擊
賊敗走濟南始寧改淮南行樞密院副使兼山東宣慰使都元
帥有嫉其功者譖於總兵太尉紐的該令搏霄仍依前詔從卜

蘭奚征益都搏霄卽出濟南城屬老且病請以弟昂霄代領其
衆朝廷授昂霄淮南行院判官十八年正月毛貴陷滄州京師
大恐急檄搏霄守河間長蘆鎮以兵北行且曰我去濟南必不
保既而果陷搏霄方駐兵南皮適有旨擢河南右丞甫拜命毛
貴兵至營壘猶未完諸將請曰賊至當奈何搏霄曰我受命至
此惟以死報國方拔劍督戰賊衆突至摔而前刺殺之無血但
見白氣衝天是日昂霄亦死帝深加悼惜追封搏霄魏國公諡
忠定昂霄隴西郡侯諡忠毅

冊曰料無不中向無不摧文武兼備實為全才倘值隆平
為周為名豈獨大節為萬世表

王英字邦傑益都人性剛果有大節膂力絕人襲父職為莒州
翼千戶父子皆善雙刀號刀王世祖至元二十九年江西行院

命往南雄討丘太老等成宗元貞初從左丞董士選討山西劉
貴所至皆有功歷官同知海北海南道宣慰司事後至元初漳
州李志甫潮州劉虎仔並起爲亂時英已致仕平章伯撒里謂
僚佐曰是非乃王行不可其人可以義激遣使迎致之英曰國
家有事吾雖老其可坐視乎據鞍橫槊精神飛動馳赴焉及賊
平英功居首至正中毛貴陷益都英時年九十六顧謂其子弘
曰我世受國恩美官厚祿備嘗享之今老矣縱不能事戎馬以
報天子尚忍食異姓之粟以求生乎水漿不入口者數日遂卒
貴聞之使具棺衾以葬將斂舉其尸不動焚香祝曰公子必請
公歸葬先塋祝畢尸遂起憲司請卹於朝曰不食寇粟餓死芹
泉有夷齊之風爲臣之清者也芹泉谷名英所居也
顏瑜字德潤曲阜人充國復聖公五十七代孫也以行誼舉爲

陽曲縣教諭至正十八年義兵萬戶田豐叛陷東平瑜攜家走
鄆城道遇賊曰爾何人曰我東魯書生也賊曰爾書生可從見
主帥瑜曰賊爾何主帥邪賊怒欲殺之瑜無懼色復使之寫旗
瑜大詬曰爾本大元百姓會世亂募爾爲兵而反行叛逆我腕
可斷豈能爲爾寫旗從逆乎賊以槍刺殺之妻子皆爲所害
有曹彥可者亳州人當妖寇起里中無賴子倡亂揭帛於竿羣
趨彥可家劫之使寫旗彥可辭乃迫以刃彥可唾曰我儒者惟
知有君父豈爲汝寫旗者賊怒遂見殺

鄭玉字子美徽州歙縣人幼敏悟嗜學旣長覃思六經尤邃於
春秋絕意仕進門人受業者衆所居至不能容相與卽其地構
師山書院處焉至正十四年除翰林待制朝廷遣使以御酒名
幣浮海徵之辭曰名爵者祖宗所遺使與天下賢者共之待制

之職臣非其才不敢受酒與幣臣不敢辭也家居日以著書爲樂有春秋經傳闕疑三十卷其序曰夫子集群聖之大成春秋見夫子之大用其於事也可以因則因可以革則革其於人也可以褒則褒可以貶則貶故易詩書言其理春秋載其事有易詩書而無春秋則徒託之空言而已矣然在當時游夏已不能贊一辭至於三家之傳左氏雖若詳於事其失也誇公穀雖或明於理其失也鄙及觀其著作之意則若故爲異同之辭而非有一定不可易之說兩漢專門名家之學則又泥於災祥徵應而不知經之大用唐宋諸儒人自爲說家自爲書紛如聚訟互有得失程子雖得經之本旨惜無全書朱子間論事之是非又無著述爲今之計宜博采諸儒之論發明聖人之旨經有殘缺則考諸傳以補其遺傳有舛訛則稽諸經以證其謬使經之大

指粲然復明於世昭百王之大法開萬世之太平然後足以指斯經之用某不自揆嘗因朱子通鑑綱目之例以經爲綱大字揭之於上復以傳爲目而小字疏之於下敘事則專左氏而附以公穀合於經者存之立論則先公穀而參以歷代諸儒之說合於理者取之其或經有脫誤無從質證則寧闕之以俟知者而不敢強爲訓解傳有不同無所考據則寧兩存之而不敢妄爲去取至於誅伐之事尤不敢輕信傳文曲相傳會蓋春秋有魯史之舊文有聖人之特筆固不可字求其義如酷吏之刑書亦不可謂全無其義如史官之實錄也程子謂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豈無可明之義朱子謂起頭一句春王正月便不可解固有當闕之疑是書折衷二說而爲之義例所以辭語重複不避繁蕪者蓋以常人之心窺聖人之意反復推詳猶懼不得

其要况敢吝於言乎然亦姑以便檢閱備遺亡而已非敢為明經旨傳後世也

見經義攷

十七年明兵入徽州守將要之使出玉曰

吾知死期至矣二雉入吾室其兆也遂奮身往見守將曰君臣

之大義生死之大關天壤間自有一定吾豈事二姓者哉被拘

久之親朋每攜具至則從容盡歡且告以必死狀妻程氏聞之

使語曰君苟死吾其相從地下矣玉使謂曰若果從吾復何憾

明日具衣冠北向再拜自縊于旅舍計至程亦自經鄉人即其

師山書院改廟祀焉

新安志云歙人鄭于齡妻洪氏年二十六而寡始終貞白子二長曰玉次曰瘡玉死

節妻程亦死之妾何矢志撫其孤瘡早卒妻王亦不二志至今稱鄭門四節

福壽唐兀氏早歲知書善辭令入備環衛用年勞授長寧寺少

卿累遷同知樞密院事潁州告變時車駕在上都廷議欲驛奏

以待命福壽謂比使得請還則事有弗及決計且調兵遣官計

之而後聞順帝善其處置得宜命平章淮南行省事是時濠泗

已陷上游賊勢甚盛福壽築石頭斷江面守禦有方衆恃以為

固至正十五年遷南臺御史大夫守集慶先是集慶嘗有警湖

廣平章阿魯灰將苗軍來援事平苗軍殺阿魯灰以叛集慶之

援遂絕及高郵廬和等州相繼陷集慶勢益孤且倉庫無積蓄

福壽因下令富民俾出助糧餉激厲士衆為完守計十六年三

月明兵圍集慶福壽數督戰盡閉諸城門惟開東門以通出入

城中勢不支遂破百司奔潰福壽獨坐鳳凰臺下指麾左右或

勸之去叱曰吾為國家重臣城存則生城破則死尚安往哉達

魯花赤達尼達思見其獨坐意若有所為者留弗去俄而亂兵

四集福壽遂遇害達尼達思亦死之同時死者有治書侍御史

賀方字伯京晉寧人以文學名事聞贈福壽衛國公諡忠肅

德一

石抹宜孫字申之

世系見石抹也先傳

父繼祖為沿海副萬戶鎮台州

仁宗初移鎮婺處兩州馭軍嚴肅為學本經術兼通名法縱橫天文地理術數方技釋老之說見稱薦紳間宜孫承其家學長於詩歌嘗以廕襲父職守處州及弟厚孫長即讓其職退居天台方國珍起海上行省檄宜孫守溫州即起任事屢平賊築城為禦敵計至正十七年行省丞相達識帖睦爾承制授宜孫行樞密判官分院治處州以劉基為其院經歷蘓交龍為照磨宜孫又辟郡人胡深葉琛章溢參謀軍事處居萬山中盜賊憑據險阻輒竊發不易治宜孫用基等謀或擣以兵或誘以計未幾皆殲殄無遺尋遷同僉行院事值天下多故所在守將各自相保於時浙東則宜孫在處州邁里古思在紹興皆賊所畏懼者次年明兵取蘭溪且逼婺州宜孫母實在婺泣曰義莫重於君

親食祿而不事其事是無君也母在難而不赴是無親也即遣胡深等將民兵數萬赴援親率精銳為之殿比至婺敗績明兵入處州宜孫將數十騎走福建境上欲圖恢復所至人心已散知事不可為嘆曰處州吾所守者今吾勢已窮無所於往不如仍還處境長作處州鬼耳既還至慶元縣為亂兵所殺追贈越國公諡忠愍 邁里古思字善卿西夏人至正十四年進士及第授紹興路錄事司達魯花赤苗軍帥楊完者在杭縱軍鈔掠至紹興奪人馬邁里古思收斬數人完者懼不敢調兵渡浙會江南行臺僑治紹興檄邁里古思為行臺鎮撫乃大募兵號果毅軍處州山寇焚掠婺境即約石抹宜孫夾攻其巢穴平之省臣達識帖睦爾承制授行樞密判官分院治紹興方國珍遣兵侵據屬邑邁里古思曰國珍本海賊今既降為大官而復來害

吾民可乎欲率兵往問罪先遣部將黃中取上虞時朝廷方倚國珍資其舟運糧而御史大夫拜住哥與國珍素通賄情好甚厚憤邁里古思擅舉兵且恐生變偽使人召至私第與計事至則命左右以鐵鎚搥殺之斷其頭擲廁溷中黃中間變即率眾復讐盡殺拜住哥家屬及臺府官掾史獨留拜住哥不殺御史真童糾其陰害帥臣幾致激變於是詔削官職安置潮州而邁里古思之冤始白

名賢錄云明州董旭字太初素與邁里古思友善及被難旭作詩傷悼辭極哀楚方國珍欲羅致幕下旭拒不受乃賦詩曰鬱鬱芒碭雲未辨蛟龍形災榮祥星光未燭夾馬營君子慎其微草露不可行屢強之不屈遂遇害有顧生者上虞人也當邁里古思守郡時生聚鄉兵出應與國珍戰曹娥江身死瘞江岸後岸皆衝齧冢至今獨完

普顏不花字希古蒙古人倜儻有大志由國子生登至正五年右榜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遷江西行省郎中徐壽輝寇江西普顏不花戰守之功為多

語在道童傳 累轉中書參知政事十八年

詔與治書侍御史李國鳳經略江南至建寧陳友諒遣賊鄧克明來寇時國鳳分鎮延平聞變夜遁普顏不花曰我承制來此去將何之誓與此城同存亡耳前後拒戰六十日賊不得逞明年名還授山東宣慰使守益都明兵壓境捍城力戰城陷普顏不花還告其母曰見忠孝不能兩全有二弟當為終養拜母趨官舍坐堂上敵素聞其賢名之再三不往既而兩縛之厲聲曰我元朝進士官至極品臣各為其主何以生為竟不屈死其妻阿魯真呼家人告曰我受恩封齊國夫人今事至此唯有死耳已而普顏不花二弟之妻各抱幼子及婢妾溺舍南井死比阿魯真欲下井填塞不可容遂抱子投舍北井其女及妾女孫女皆隨溺焉 是時有申榮者官山東行省平章守東昌見列郡皆降告其父曰人生世間不能全忠孝者見也城中兵少不敵

戰則萬人之命由兒而喪但有一死報國耳遂自經

喬彞字仲常號芸齋晉寧人性高介有守至正十八年叛將王士誠襲晉寧城陷城中死者過半彞家有大井乃整冠衣坐井上令妻子婢輩循次投井中而已隨赴之士誠素知彞名使人即其家邀致之至則死矣賊不賜諡純潔 有張崑起字傳霖汾州人嘗為國子助教免歸盜自晉寧陷汾州崑起與妻赴井死 王佐字元輔晉寧人賊至為所獲欲降之佐傲岸自如詎賊不輟因見害 又有吳德新者字止善建昌人工醫留京師偶往晉寧會盜至見執脅使降不從賊加刃頸上德新罵不已乃曳之井上陽欲擠之德新即自投井中仰罵賊賊下射矢貫其頂罵益力賊怒以土埋井而去

楊樸字文素河南人早有文名得推擇試吏事為全椒縣尹行

省參政也先總兵于滁縱飲不理軍事至暮城門不鑰土寇縱火正張燭揮杯急踰城走樸度必死盡殺其妻女朝服坐堂上寇欲奉為主樸指妻女示曰我已戕我屬政欲死官守耳尚何云哉連唾之寇繫樸樹上刳其肉殆盡

栢帖穆爾字君壽蒙古人至正中累遷福建行省郎中治福州以廉能著聲 名山藏云僉樞密院居侯官 二十七年明舟師由海道趣閩奄

至城下栢帖穆爾知城不可守引妻妾坐樓上慷慨謂曰丈夫死國婦人死夫義也今城且陷吾必死於是若等能從吾否皆泣曰無他志相對而縊者六人有十歲女度其不能自死因給

之曰汝稽顙拜天庶保我無恙甫拜即孳米囊壓死之乳媪抱其幼子旁立以泣栢帖穆爾熟視之嘆曰父死國母死夫妾與女從父者也皆當死汝三歲兒於義何所從乎為宗祀計可也

乃令媪抱匿旁近民舍而斂金珠異之曰脫有急可以此贖命
有頃兵入城卽舉燈自燃四圍窓火大發自焚死

問曰臣固死忠名義所在妻孥而下義亦稍殺矢志不回
無兒女態節烈同垂千秋不壞

迭里彌實字子初回鶻人性剛介事母至孝年四十猶不仕或
問之曰吾不忍舍母去以宿衛年勞遷監察御史至正十七年
建言疆宇日蹙兵律不嚴陝西汴梁淮潁山東之寇有窺伺燕
趙之心宜急選將練兵信賞必罰共圖克復之宜預定守禦之
策不報出爲漳州路達魯花赤明兵旣取福州興泉相繼納欵
迭里彌實仰天嘆曰吾不材位三品國恩厚矣報國者惟有死
耳亡何吏走白招諭使者至請出城還之答曰爾輩往吾行出
矣乃詣廳事具公服北面再拜畢引斧砍其卽大書手版曰大

元臣子卽入坐拔所佩刀刺喉旣死猶手執刀按膝坐儼然如
生郡民斂其尸葬東門外 時有獲獨步丁者亦回鶻人官廣
東廉訪僉事有呂復者爲江西行省都事皆寓福州而復以行
省命攝長樂縣事福州旣下獲獨步丁曰吾兄弟三人皆忝進
士受國恩四十年今雖無官守然大節所在不可辱以石自繫
其腰投井死復亦曰吾世食君祿今雖攝官若不以死報國則
無以見先人於地下乃引繩自經獲獨步丁兄曰穆魯丁者官
建康曰海魯丁者官信州先是亦皆死國難云

閔本字宗先河內人性剛正早歲貧刻苦志於學推擇爲禮部令
史由御史臺掾五轉至集賢侍講學士本素有目青嘗上章乞
謝政不允明兵薄京城本謂其妻程氏曰國事至此吾知之久
矣愧不能立功補報敢愛六尺軀苟活哉程曰君能死忠我尚

有愛於君乎本乃朝服與程氏北向再拜大書其職銜姓名于屋壁遂各縊焉二女長真真次女女亦號泣自縊于其側

拜住字聞善康里人由國學生以材累官翰林國史院都事為太子司經明兵至拜住謂家人曰吾始祖海藍伯封河東郡公

者與太祖同事克烈部可汗太祖滅克烈吾祖不忍改所事避於遠地以沒吾祖生朔漠尚守義如此今吾生長中原讀書國

學可不知大義乎况吾累世受國厚恩今其國破安忍見之從

容赴井死

粵志載有高要千戶亦名拜住嶺西寇至挺身出戰為亂槍所攢瞋目而死郡中至今祀之

趙弘毅字仁卿真定晉州人少好學家貧無書傭於巨室晝則為役夜則借書讀之始辟為翰林書寫再轉為大樂署令明兵入京城弘毅嘆曰忠臣不二君烈女不二夫古語也我今力不能救社稷但有一死以報國乃與妻解氏皆自縊其子恭為中

書管勾與妻子訣曰今乘輿北奔吾父子世食祿不能効尺寸况吾父母已死尚何顧惜或止之曰我曹官卑何自苦如此恭叱曰爾非吾徒也古者忠義人各盡自心豈問職之崇卑乎遂北向再拜縊死其女官奴年十七見恭死方大泣適隣嫗數輩來相率出避曰我未適人避將何之人生在世便百歲亦須一死乃入中堂解衣帶自經

黃暉字殷士撫州金谿人博學明經尤長於詩賦至正十七年用丞相太平薦授淮南行省照磨歷官國子監丞改翰林待制

兼國史院編修官二十八年京城既破暉歎曰我以儒致身累

蒙國恩為胄子師代言禁林今縱不我戮何面目見天下士乎遂赴井死有詩文傳於世是時有張庸者字存中真定人後

家溫州精太乙數遭世亂以策干進經畧使李國鳳奇之及赴

京進太乙數圖歷官刑部尚書領團練守房山駱駝谷會諸寨皆降遣從事段禎求援不報寨民執庸出見主將庸不屈與禎同見殺

王遜志字文敏志作衛州汲縣人翰林學士憚之曾孫也以廢

授侍儀司通事舍人由監察御史出為江西廉訪副使召僉太

常禮儀院事明兵逼京師有旨命陳祖仁及遜志載太廟神主

從皇太子北行遜志執不可語載陳祖仁傳京城不守公卿爭出降遜

志獨家居正衣冠而坐其友中政院判官王翼一作統志來告曰

新朝寬大盍出詣官自言狀遜志斥之曰君既自不忠又誘人

為不義邪因戒其子曰汝謹繼吾宗即日投居賢坊并死

冊曰育賢養士幾及百年一旦國破累累生捐豈曰仰報

豈為名傳不負所學君臣義全

張正蒙山陰人嘗以吏為湖州德清稅務提領母喪廬墓南嶺

興兵變正蒙謂妻韓氏曰吾曾為元朝臣子於義當死韓曰君

果死忠吾必死節遂相對自縊其女池奴年十七泣曰父母既

死吾獨何生隨投身深崖中志云次女越奴日匿山中夜守戶側竟餓死

徐猱頭大都人明兵入都城妻岳氏告曰寇至我等恐被驅迫

將奈何猱頭曰事急矣惟有死爾遂火其所居夫婦挽手同投

烈焰中母王氏及二女一子見之號慟不已亦皆抱持赴火死

梧溪集云至正十一年盜麻起二月山東副都元帥禿堅里師

出鄒平縣中流矢死廣州推官王宗顯香山巡檢曾元吉石岐

戰死五月徐州兵馬指揮使禿魯臺州陷陣死廣德翼萬戶關

住石塘洋赴水死汴梁路同知黃頭項城縣被執詈賊死時尚

乘卿那海戌項城語子伯忽都姪阿刺不花曰彼賊新執黃頭

勢驛甚與其待敵孰若進討苟天未厭亂吾一門不忝下尚書

矣衆曰大人誓許國兒輩何愛死遂進攻多所斬獲卒以妥絕

皆拔刀自刎七月廣東奏差發兒率自徒拒周塘或勸之走發

日祿位無小大見危則致命亦死之封川吏目唐國寶被俘遭

箠死安東萬戶采哥于戶高安童並中礮死穎水沿海百戶尹

宗澤戰死黃巖九月汝寧知府完哲府判福祿護國連抗賊比
城陷仰天呼曰臣等義不辱並投濠死西城司副使增海守徐
州轉戰死東壁刺塲嶺義兵千戶宋如玉迎敵死大嶺總管李
季先兵敗死蘄州雅州司吏劉處岩巷戰死南陽龍崗下權香山巡檢
木兒海南萬戶察罕相繼廩戰死南陽臥龍崗下權香山巡檢
張德興以不從叛亦死十二月浮梁知州曹觀當徽寇入城率
義壯逆戰死袁州推官蔡廷秀斬寇入犯被執不屈死鎮江上
萬戶丑厮奉宣讓王令移守安慶前後出師凡二十九捷輕舟
追賊夜中鎗死次年三月昌國州達魯花赤高昌帖木兒海寇
突犯境募兵督戰眾寡不敵慨然嬰城死明兵至杭州徵故官
監郡聞元賓嘆曰國危身辱尚有頭戴南冠邪一夕雉頭死
石初集云至正十五年紅巾寇悉銳攻安城州人姚正八塵義
旗力戰眾踴躍求自効監州普刺忌其能力過之正叔奮起擊
賊城陷姚氏一門三世無存者寇至廬陵鄉人戴大賓捉義旅
數千眾扼龍泉要衝相持累月竟死于寇有龍泉布
衣章立賢父子婦姑盡室投江死皆吉州儒者云

冊曰忠孝節義成具於性天寶命之寧關學問草莽一介
就死從容大共之理有生所同

續弘簡錄卷三十八終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三十九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遠平非山學

旌德三 孝義 列女

孔洙 王閏 郭道卿 弟佐 高源 蕭道壽 尹慶龍

孔全 附張子夔 胡光遠 附龐遵 樊淵 賴祿孫 陳韶孫 李茂

羊仁 附黃覺經 李鵬飛 劉琦 王思聰 附劉通 徹徹 王初應

附施合德 石明三 楊皞 丁文忠 王士弘 邵敬祖 附李彦忠等

姜兼 趙榮 劉廷讓 徐鈺 靳昂 尹莘 杜祐

張恭 孫瑾 附吳希會 王庸 黃贊 劉源 附祝公榮 胡伴侶

哈都赤 曾德 高必達 黃道賢 張緝 史彥斌

張紹祖 孫抑 呂祐 周樂 石永壽 劉思敬

王克巳 王薦 郭全 附劉德 扈鐸 何從義 張閏

劉德泉

附朱顯
吳思達

元善

趙毓

鄭文嗣

孫秀實

附李
子敬

訾汝道

魏敬益

昔班帖木兒

趙一德

孔洙聖裔也自宋南渡孔氏四十八代孫端友從南家衢州襲封衍聖公金人亦求其在曲阜者封焉世祖既平宋議所立或言萬衢者為大宗召洙至欲封之使歸魯洙以先世廟墓在衢不忍舍固讓其爵於在魯者且以母老乞南還世祖嘉之曰寧違榮而不違親真聖人後也授祭酒兼提舉浙東學校以便奉母自端友後六世皆襲衍聖公其罷封自洙始

王問東中須城人父素饒於財垂老費且盡不甘淡薄司朝夕勤苦入市營奉無闕父性復多戾問左右承順甚得其歡心及父臥疾夜燃長明燈室中火延籬壁問問驚起馳救火已熾煙燄蔽寢戶問突入火中解衣裳父抱而出肌體灼爛而父無少

傷一女不能救遂焚死

郭道卿興化莆田人高祖義重至孝宋紹興間詔旌之鄉里為立孝子祠至元初間盜起居人竄匿道卿與弟佐卿獨守孝子祠不去俱見執盜將殺其弟道卿泣曰吾有見已長弟弱子幼請代弟死佐卿亦泣曰吾家事賴兄理請殺我道卿固引頸受刃盜相顧曰汝孝門兄弟若此吾何忍害爾釋之道卿年八十字廷煒為建寧路平準庫使辭歸侍養父嘗病危廷煒憂瘁扶

獲一女髮盡白

典章載至大元年詔旌其門曰世守孝義

高源守仲淵晉州人父汝霖為真定照磨使東平道經高唐遇盜死源幼與母依及長補縣吏世祖中統初累擢江南浙西道僉事常州路達魯花赤馬忽奪民田源劾其不法忽懼走路權臣阿合馬誣以他事繫獄久之一日忽釋源莫知所由先時源

所居里多阿合馬姻戚素知源事母孝至是聞源坐非辜悉詣
白曰源孝于也天必知之况媒孽之罪非實若妄殺源悖天不
祥由是得不死後遷都水監開通惠河由文明門東七十里與
會通河接置牌七橋十二至今人蒙其利

蕭道壽京兆興平人家貧鬻鍼自給母年八十餘道壽事養盡
禮每旦候母起夫婦親侍盥櫛日三飯必待母食然後退就食
出外必以告母許方敢出母怒欲撻之卽自進杖伏地以受杖
足母命起乃起起復再拜謝違教拱立左右俟色喜乃退母嘗
有疾鑿累歲不能療道壽割股肉啖之而愈 又有撫州路總
管管如林渾州民朱天祥渾州九歲童子李家奴並以母疾割
股旌其家

尹夢龍中興人母喪負土爲墳結廬居其側手書孝經千餘卷

散鄉人讀之有羣鳥集其冢樹朝暮若相拱向者

孔全亳州鹿邑人父成病全割股啖之及卒居喪廬墓左負土
爲墳日六十肩三年起墳廣一畝高三丈餘 張子蘊安西人
父喪每夜半以背負土肘膝行地匍匐至葬所篩土爲墳 又
有峨眉趙國安解州張琛南陽李庭瑞皆居喪有至行廬墓次
負土爲墳有司並請表異

胡光遠太平人母喪廬墓一夕夢母欲食魚晨起號天將求魚
以祭見生魚五尾列墓前俱有嚼痕衆驚異方聚觀有獺出草
中浮水去知爲獺所獻 有永平龐遵者母病腫三年不能起
忽思食魚遵求之市不得歸途歎恨忽有鯉躍入其舟作羹以
獻母悅病瘥

樊淵建康句容人幼失父事母篤孝至元十二年奉母避兵於

山兵至欲殺其母淵抱母號泣請以身代兵兩釋之江東廉訪使辟爲吏母亡奔喪哀感行路服闋奉神主事之起居飲食十年如平生臺憲交薦淵不忍去墳墓終不起

賴祿孫汀州寧化人仁宗延祐初贛州賊蔡五九作亂祿孫負母孥妻子隨衆避南山盜至衆散走祿孫守母不去盜將刃其母祿孫以身翼蔽曰寧殺我勿傷吾母母渴不可得水祿孫含唾煦之盜相顧駭嘆不忍害反爲之取水有掠其妻去者衆責之曰奈何辱孝子婦使歸焉詔旌其門

陳韶孫廣州番禺人父瀏以罪流肇州韶孫年十歲不忍父遠謫朝夕號泣願從父不能奪遂與俱往跋涉萬里過遼陽平章塔出見而憫之口邊地寒苦非汝所堪吾當返汝故鄉韶孫曰旣不能以身代父當死生以之歸非所願也及父死韶孫哀慟

見者皆爲泣下皇慶元年詔放還鄉里乃負父骸而歸

李茂大名人徙家揚州父興壽臨卒語茂曰吾病且死爾善事母茂泣受命奉母益謹母嘗病目失明茂禱於泰安山三年復明又願母壽每夕祝天乞損已齡益母算果享年八十餘大德九年揚州再火延燒千餘家火及茂廬皆返風而滅

羊仁廬州廬江人至元初元兵南下仁父被殺母及兄弟皆掠去時仁方七歲鬻於汴人爲奴力作二十餘年其主憐之縱爲良仁遂遍訪得母于潁川兄于睢州弟于邯鄲皆幸無恙乃乞好義者出鈔歷詣諸家求贖經營百計更六載大小二十餘口復得完聚 又有黃覺經建昌人五歲遭亂失母稍長誓天願求母所在乃渡江涉淮行乞而往至汝州梁縣春店得其母以歸 章卿孫蜀人本劉氏幼爲章提刑養子與母相失三十八

年遍訪江西諸郡迎歸養之。李鵬飛池州人生母姚氏爲嫡母不容改嫁爲朱氏室鵬飛幼不知也年十九思慕哀痛願見母行求至蕪水得焉迎還奉養久之復歸朱氏時渡江省覲既卒歲時攜子孫往祭墓終其身。

劉琦

通考作張琦

岳州臨湘人生二歲母遭亂陷於兵琦獨事其父稍長思母不置常歎曰人皆有母我獨亡及冠請於父往求其母遍歷河南北淮東西數歲不得後求得于池州之貴池迎以歸養闋十八年而母始歿。

王思聰延安安塞人素力田農隙則教諸生得束修以養親母喪盡哀事繼母如所生以家多幼稚侵父食別築室曰養老堂奉之朝夕定省無間父嘗病劇思聰拜祈於天得神泉飲之愈兩目失明思聰舐之復能視人以爲異。又有劉通亳州譙縣

人母目失明通誓斷酒肉祈禱三十年母年八十五目忽明聞者異之。

徹徹担

通考作祖

古思氏幼喪父事母篤孝母歿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每節序祭祀哭泣常如祖括時年四十餘每見人父母輒嗚咽流涕問其故曰人皆有父母我獨無是以悲耳。

王初應漳州長泰人從父樵劉嶺山有虎出叢棘中搏其父傷右肩初應奮救抽鎌刀刺虎鼻殺之父獲甦皇慶元年詔旌其孝行。泰定二年同縣施合德其父嘗出耘爲虎扼於田合德持斧前殺虎父得脫。有石明三者與母居餘姚山中一日自外歸覓母不見見壁穿而臥內有三虎子知母爲虎所害乃盡殺虎子礪巨斧立壁側伺母虎至斫其腦裂而死復往倚巖石旁候牡虎出並殺之明三亦立斃張目如生所執斧牢不可拔。

楊皞扶風人父母素皆多病皞每叩天求代病賴以痊後母失明皞登太白山取神泉洗之復如故母歿營葬適大雨惟皞墓前後數里密雲蔽之雨不沾土葬畢令妻家居養父皞獨廬墓上負土爲墳蔬食水飲終其喪父卒亦如之

丁文忠許州郟城人業鼓冶母疾與弟文孝竭力調侍母卒文忠廬墓側不與妻面者三年及父疾醫不能療文忠造車一輛兄弟共御之載父禱于嵩山五臺泰安河濱諸祠途遇異僧遺藥而愈延祐七年旌之

王士弘延安中部人父有疾士弘傾家貲求醫及父歿廬墓三年足未嘗至家墓廬上有奇鵲來巢飛鳥翔集與士弘若相狎然終喪復建祠塋前朔望必往奠祭雖風雨不廢

邵敬祖死丘人父喪哀毀廬墓母繼歿河決不克葬殯于城西

敬祖露宿依其側風雨不去上人哀之爲縛草舍庇焉前後居廬六年兩髀俱成濕疾至治三年旌其家 後有永平李彥忠父喪廬墓八年不至家茶陵譚景星幼失父追念之廬墓十年

亳州郭成年七十一喪母廬墓一年朝夕哭人尤哀之

姜兼嚴州淳安人七歲而孤養母至孝母死哀慕幾絕旣葬獨居墓下朝夕哭奠躬自樵爨荒山中一衾麻寒暑不易同里有少年子不善事父母者聞之皆慙悔迎養

趙榮扶風人母有疾割股肉啖之者三復負母登太白山禱於神得聖水飲之乃痊後年七十五卒榮號痛不食三日方飲水七日乃食粥及葬負土成墳廬其側終喪

劉廷讓大寧武平人至順初上都兵起民被殺掠廷讓挈家避山谷有幼弟方乳母納之懷中兵至廷讓乃棄已子一手抱幼

弟一手扶母疾驅得免及歸途視已子亦幸無恙

徐鉅鎮江人始冠侍父鎮將之婺源過丹陽小溪父失足墮水中鉅投溪擁鎮出得挽行舟以升而鉅力困憊遂溺死屍流四十五里得於灘土人哀之立石紀其事

靳昂字克昌曲沃人兄榮爲奎章閣學士奉母官於朝母歿昂護喪歸至平定州大雨水驟至昂伏柩上同漂沒後得柩於三里外昂屍於五里外後至元三年詔賜孝子靳昂碑

尹莘

一統志作莘
通考作華

汴梁洧川人至治初遊學京師忽夢母疾馳

歸母已亡居廬蔬食每鷄鳴起手治祭饌詣墓所哭奠雖風雪不廢父輔臣嘗病疫莘夜禱於天曰母亡不能見父病不能治爲人子若此何以自立於世願死以代父命數日父愈

杜祐下邳人爲河南水馬站提領父病於家祐忽心動卽棄職

歸父病始三日遂禱天求代且嘗糞以驗病父卒廬墓盡哀

張恭偃師人署鷹房府案牘母老辭歸侍養歲凶恭夫婦採野蔬爲食而營奉甘旨無乏母病恭手除溷穢喂哺飲食且嘗糞以驗病勢天曆初西兵至河南居民悉竄恭守視母病項中一劒不去母驚悸而歿居喪盡哀有馴兔之瑞

孫瑾鎮江丹徒人父喪哀毀嚴冬跣足而步停柩四載衣不解帶事繼母尤孝嘗患癰瑾親吮之又喪目瑾舐之復明母卒十日將葬時春苦雨瑾夜號天乞霽至旦雲日開朗甫掩壙陰氣復合雨注數日不止吳希曾睢寧人葬父之日大雨希曾跪柩前焚艾燃膾火熾而雨止縣上狀旌之

王庸字伯常雄州歸信人母有疾庸夜禱北辰至叩頭出血母疾遂愈及母卒露處墓前旦夕悲號一夕雷雨暴至鄰人持寢

席往蔽之見庸坐臥地獨不濡濕咸嘆異而去

黃贊字止敬臨江人父君道延祐間求官京師時贊年尚幼及長聞父娶後妻居永平往省之則歿已三年矣庶母聞贊來盡挾其貲更嫁拒不見贊贊號哭語人曰吾之來爲省父也今不幸父歿思奉其柩歸而窆之莫知其處苟得示以葬所死且不恨尙忍利財物邪久之聞庶母居海濱亟裹糧往復拒不納庶母之弟憐之與偕至永平求父墓又弗得贊哭禱於神一夕夢老父以杖指葬處曰見片磚卽可得明日卽其地求之庶母之弟曰是已歿時有某物可驗啟朽棺負父骨以歸

劉源歸德中牟人母年七十餘衰病不能行適火起且延至其家源呼天號泣趨入抱母爲火焚而死祝公榮處州麗水人母歿居喪會竈突失火公榮不能救乃伏棺悲哭其火自滅復

塑二親像於堂朝夕事之如生

胡伴侶鈞州密縣人父實嘗患心疾更數醫莫療伴侶乃齋沐焚香泣告天地於右脇旁割脂一片和藥以進父疾遂瘳

哈都赤固安州人幼孤養母母嘗有疾醫治不痊乃礪其所佩小刀拜天泣曰慈母生我劬勞今當捐身以報遂割左脇取肉一片作羹進母曰此何肉其甘如是數日病愈

曾德漁陽人宗聖曾子裔也母早亡父仲祥繼娶左氏樂襄陽風土同往居焉亂兵陷襄陽遂失左氏所在德遍求五年得于廣海間迎歸孝養備至

高必達建昌人五歲時父明大忍棄家遠遊莫知所適旣長晝夜哀慕歷往四方求之不得心愈悲忽相傳黃州全真道院中有虛明子者學道三十年本姓高氏建昌人也必達詢知爲父

卽往拜具言家世及已所生歲月哀號不已虛明猶瞑坐不顧久之斥曰我非汝父不去何爲必達留侍左右不少懈其徒請曰師有子如此忍弗歸乎虛明不得已乃還家

黃道賢泉州人適母無子道賢在襁褓而生母以疾去旣長思念生母屢請於父名之歸竭力養二母得其歡心父病篤晝夜奉湯藥遍求良醫莫効乃夜禱於天願減已一紀之算以益父壽其疾遂愈後父歿果符一紀之數道賢居喪盡禮負土築墳廬墓側蔬食終制後至元二年表曰孝子黃氏之門

張緝字士明益都膠州人性孝友能詩文至正七年與兄紳弟經同領鄉薦由澤州儒學正轉泰州幕職棄歸養親居揚州十五年揚州亂緝母方臥病賊突入臥內舉槍欲刺緝以身蔽母槍中緝脇三日而死 李明德瑞州上高人至正十四年兵掠

上高劫其父欲殺之明德泣告曰子豈不能代父乎兵遂殺明德而免其父父得以高壽終

史彥斌邳州人早歲嗜學有至性至正十四年河溢墳墓多壞適彥斌母卒乃爲厚棺刻銘其上仍釘以四鐵環然後葬明年墓果爲水所漂彥斌縛草爲人置水中仰天泣曰母棺被水不知其處願天矜憐假此芻靈指示卽乘舟隨草人所之行十餘日草人止桑林中視之母柩在焉載歸復葬

張紹祖字子讓潁州人讀書力學以孝行聞於朝特授河南路儒學教授至正十五年奉父避兵山間賊至執其父將殺之紹祖泣請殺已以代父且曰若等獨非父母所生乎賊怒以戈逐之戈應手挫折因感而相謂曰此真孝子不可害乃釋之去

孫抑字希武世居洪洞縣登進士第歷任刑部郎中至正末陝

西兵亂抑奉父母避兵平陽之栢村有遊兵至村剽掠抑亟以身蔽母請代受斫母乃得釋而父已被驅而東或曰東軍得所掠民皆殺之汝慎無往抑曰吾可畏死而棄父乎奮往出入死地夜行晝匿者數十日竟負父以歸

呂祐字伯通晉安人至正二十六年郡城破有卒入室脅其母索貲財不得揮刃欲斫之祐急以身蔽母奪其刃手指盡落傷什地良久而甦開目視母曰母幸無恙遂瞑目死

周樂温州瑞安人宋狀元坦之後父日成通經能文海賊據温州拘日成置海舟上樂隨往事其父甚謹一日賊沉日成于水樂泣請曰我有祖母幸留父侍養願以已代不聽樂抱父不忍捨遂同溺死越數日兩尸並浮而上賊以篙抵之卒不解

石永壽瑞州新昌人性淳厚事親至孝元末兵亂其父謙孫年

八十老不能行被執兵欲殺之永壽亟前抱父請代兵遂殺永壽其父獲免

劉思敬延安宜君人父年八十兩目俱喪值亂兵剽掠負父避巖穴中兵至欲殺之思敬泣曰父老矣又無目我死不足惜使我父何依乎兵憐其孝父子皆免于難

王克已延安中部人父歿克已負土築墳廬於墓側時亂兵縱掠民皆逃竄克已獨守墓不去家人呼之避兵克已曰吾誓守墓三年以報吾親雖死不忍棄俄兵至見其身衣線絰形容憔悴曰此孝子也竟不忍害

冊曰父母與子一體而分天經地義為百行君史書所載王公大臣於維孝子無間編民炳炳烺烺列是簡編感慕

典起亘千百年

王薦福寧州人性孝而好義父嘗疾甚薦夜禱於天願減已年
益父壽父絕而復甦久之果愈母病渴曰得瓜以啖渴可止時
冬月求之鄉不得行至深奧嶺值大雪避樹下思母病仰天而
哭忽見巖石間青蔓離披有二瓜焉因摘歸奉母母食之渴頓
止兄早世嫂更適劉劉嘗以田鬻於薦及死不能葬且無子族
以其貧莫肯爲之後薦卽以田還之使置後且治葬具州禁民
久淹親柩時民貧未葬者衆畏禁悉焚柩棄骨野中薦置地爲
義阡收葬焉會大旱民艱糴盡出儲粟賑之有施福等十一家
饑欲死薦聞之惻然奈家粟已竭卽出已田易穀百石以濟福
等德其活已每月朔會佛祠爲祈福云

郭全遼陽人幼喪母哀戚如成人及壯父卒居廬三載啜粥面
墨事繼母尤孝異母弟四人皆幼全躬耕以養旣長娶婦各求

分財別居全不能止凡田廬器物悉自取朽敝者奉繼母以爲
甘旨無乏母卒全年六十餘哀痛毀瘠廬其墓終喪 同郡有
劉德者父娶後妻德事之如所生家貧傭工取直寸錢尺帛不
以私四弟並後出德撫愛頗篤年五十未娶稱貸得錢先爲弟
求婦一門藹然鄉里稱爲劉佛子

扈鐸汴梁蘭陽人蚤孤育於伯父及壯事之如所生伯父老無
子鐸爲買妾歲餘卒遺腹生一男鐸告其母及妻妹護視惟謹
常自抱哺與同臥起十年不少怠母卒哀毀踰禮廬於墓宗族
勸之歸鐸曰今歲凶多盜吾家雖貧安知墓中無可欲儻驚吾
親之靈雖生何爲卒守廬不去

何從義洛川人祖父母偕亡從義廬墓側不脫衰經不食菜果
事父母孝養尤至伯叔祖母及叔父母皆無子凡八喪咸爲治

葬築高墳祭掃以時且戒子孫世世弗替其子皆貴顯

張閏延安延長人隸軍籍八世不異爨家人百餘口無間言日

使諸女諸婦各聚一室為女功工畢歛貯一庫室無私藏幼稚

啼泣諸母見者即抱哺一婦歸寧留其子眾婦共乳不問孰為

已兒兒亦不知孰為已母也閏兄顯卒即以家事付姪聚聚辭

曰叔父行也叔宜主閏曰姪宗子也姪宜主相讓既久卒以付

聚縉紳之家自謂不如與蕪湖芮世通十世同居峽州向存義

汴梁丁煦八世同居蒲城王顯政五世同居並加旌焉

劉德泉汴梁杞縣人早喪母父榮再娶生二子俱幼德泉力撫

之及繼母卒益相友愛至元末歲饑父欲使析居德泉泣止不

能得各受其業以去久之父卒兄弟相約同爨和好如初 真

定朱顯自至元間其祖父已分析至顯念姪等幼無恃謂弟耀

曰父子兄弟本同一氣可異處乎乃會拜祖墓下取分券焚之

復與同居 蔚州吳思達兄弟六人嘗以父命析居思達為開

平縣主簿父卒還家治葬畢會宗族曰吾兄弟別處十餘年今

多破產以一父之子忍使苦樂不均邪即出家財償其逋更復

共居宅後柳連理人謂友義所感

元善大名人父有昆弟五人因貧流散江淮間久之皆客死善

往尋其骸骨并迎弟姪等一十五喪歸改葬祖父母以諸喪序

列嗣于塋次

趙毓唐州人父福遷鄭之管城其先三世同居及毓官福州司

獄秩滿歸以母老不復仕一日會諸弟泣申遺訓願世世無異

處且祝天以盟自是大小百口同力合作家道日殷長兄瑞早

世嫂劉氏守志毓率家人事之甚恭次兄選繼歿嫂王氏毓母

世嫂劉氏守志毓率家人事之甚恭次兄選繼歿嫂王氏毓母

以其少許歸改嫁氏曰婦無再適之義願終事姑毓妹贅王佑
佑亡毓念佑母無子迎歸養之人謂孝友節義萃於一家云
鄭文嗣婺州浦江人其家自建炎以來同居者十世凡二百四
十餘年朝廷旌為義門文嗣歿從弟太和年八十餘繼主家事
益嚴而有恩家庭中凜如公府子弟有過雖頽白者猶鞭之不
敢怨內外食指二千每遇歲時尊者坐堂上羣子弟皆盛衣冠
鴈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仍肅容拱手自右趨
出足武相銜不稍越宜慰使余闕為書東浙第一家以褒之世
崇儒不奉浮屠老子教冠昏喪祭必稽家禮而行執親喪三年
不御酒肉子孫從化皆孝謹雖仕宦不敢一毫有違家法諸婦
唯事女工不使預家政宗族里閭皆懷之以恩家畜兩馬一出
則一為之不食人以為孝義所感有家範三卷傳于世

宋濂文集云

江義門鄭深字仲幾素讀書負氣聞太師脫脫喜士即走見之
與語大悅使其子哈刺章師事焉一日皇太子下深以孝經進
賜錦衣一襲至正八年授長史當脫脫之破蒲西寧也門下客
盡散獨架閣王梅時過之深數道其賢脫脫曰梅屢短君而君
反賢之何也深曰賢之者以其知義耳若深所短梅正當言能
言所以為益賢也脫脫曰當今安得有此長者之言十年遷宣
文閣授經郎召見明仁殿問深家同居事屢歎以為嘉瑞顧皇
太子書麟鳳二字美之並賜新刻智永千文一卷時從弟壽方
為經筵檢討每進講殿中兄弟連翩而入時人以為榮
榮名山藏云其堂則大書曰恪遵祖訓毋聽婦言
孫秀實大寧人性剛毅喜周人急里人王仲和嘗託秀實貸富
人鈔二千錠貧不能償棄其親逃去年久不歸其親思之疾秀
實日饋薪米存問終不樂秀實哀之悉為代償還其券復命賈
金訪仲和歸使父子歡聚 有三原李子敬者性樂善好義嫁
不能嫁者五十餘女葬不能葬者五十餘喪焚通券四萬餘貫
後在仕途屢瀕險究得保全數病亦無恙人謂樂善之報
嘗汝道德州齊河人幼孤母治家嚴汝道承順甚恭母嘗寢疾

晝夜不去側一日母屏人授以金珠若干曰汝素孝室無私蓄我一旦不諱此物非汝有可善藏之母令他兒知也汝道泣曰吾父母起艱難成家業今田宅牛羊已多方恨無以報大恩尙敢貪此以重不孝之罪乎辭不受二弟將析居悉以美田廬讓之及弟早世撫諸孤如已子里中嘗大疫有食瓜得汗而愈者卽多市瓜親歷戶饋之死者復贈以棺槨嘗出麥粟貸人至秋蝗食稼人無以償更聚其券焚焉

魏敬益字士友雄州容城人性好施與有男女失時者出貲財爲之嫁娶歲凶老弱之饑者爲糜以食之有田僅十六頃一日語其子曰自吾買四莊村之田十頃今環村之民皆不能自給吾深憫焉今將以田歸其人汝謹守餘田可無餒也乃呼四莊村民謂曰吾買若等業使若等貧不聊生吾之不仁甚矣請以

田歸焉衆皆愕眙不敢受因強與之焚其券有司以聞丞相賀太平嘆曰世乃有斯人哉詔授之官不拜

昔班帖木兒初爲趙王位下同知總管府事其妻刺入哈敦嘗保育趙王及部落滅里叛欲殺王昔班與妻謀以其子觀音奴服王服居王宮而自與妻翼趙王夜半微服遁賊至殺觀音奴王得免至正十八年授昔班帖木兒同知河東宣慰司事其妻封雲中郡夫人觀音奴贈同知大同路事仍旌表其閭

趙一德字季潤新建人初元兵南伐被俘至燕事鄭留守家歷三世號忠幹志云鄭薦之一日泣請於其主鄭阿思蘭及其母

澤國夫人曰一德自去父母依門下者三十餘年故鄉萬里不獲歸省今父母已老脫不幸則永爲天地罪人鄭母子皆感動許之歸期一歲而返比至父兄已沒惟母在年八十餘一德十

地葬二柩畢欲少留事母懼得罪如期還燕鄭母子嘆其孝即
 縱之將辭歸會阿思蘭以冤被誅詔簿錄其家眾各亡散一德
 獨奮然留不去復詣中書訴枉狀得還所籍鄭母勞之曰當吏
 籍吾家時親戚不相顧汝獨冒險以白吾枉疾風勁草豈易見
 者因分美田廬遺之謝曰一德雖鄙人非有利於是也重哀吾
 主無罪而受戮故留此以相報今母老八十餘得歸侍養主賜
 誠厚矣遂不受而去劉信甫揚州曹氏奴也氏死遺一孤其叔
 之叔之子乃毒父而復於府曰某家貨悉為姪據守察其詐直
 禡火者初至將抑使誣服信甫密送孤至京師自赴郡廷曰殺
 人者我也主實不知既鍛鍊無完膚辭不後孤叩蹕得
 脫歸算償獄訟道里費曰奴之富主翁蔭也力辭不受

冊曰世風日下江河誰砥凌暴為能敦行為靡此以善施
 彼以惡持宗族少恩况於鄰里狗欺諸君媼睦是以豈以
 求名名自不毀澆漓之俗盍一視此

列女

奴丹氏 崔氏 周氏 楊氏 秦氏二女附孫許張三氏女

胡烈婦 霍家二婦 郭氏 段氏 茅氏 聞氏

馮淑安 王氏 趙哇兒附移刺氏 葛妙真 王氏 張義婦

丁氏 白氏 王氏附李冬兒 朱錦哥附王安哥 貴哥 李智貞

劉氏 蔡三玉 范妙元附柳氏趙玉兒 姚氏附官勝娘 衣氏附侯氏

張氏女附高氏婦 王氏 蘇氏 張氏 禹淑靖 袁氏孤女

童氏 徐彩鸞 李氏 周婦毛氏 李順兒 朱氏

王氏附趙氏 陳淑真附夏常 柴氏 呂孀婦 劉氏 齊氏

也先忽都附安玉蓮 蕭氏 安正同 金氏 潘妙圓附蔡氏

劉氏二女 曹氏 申氏附安氏 羅妙安 周烈女 徐氏

許氏 劉翠哥 柯節婦 斗顏的斤附王氏 李賽兒

陶宗媛

劉氏附華

劉氏

宋氏

趙氏

奴丹氏按扎兒妻也按扎兒本拓跋氏嘗統所部兵屯平陽以備金金將畏其威名不敢近大將李魯由雲中圍金緝州馳至沁南李魯戰失利輜重人口皆陷奴丹氏亦被獲拘大梁金主聞按扎兒名名見氏色莊言正不可犯金主謂曰今縱爾還當偕爾夫來氏佯諾遂得歸太宗聞而義之詔預其夫前鋒軍事已命圍汴京城中識其旗幟懼曰彼婦猶勇且義况夫乎後以疾卒于軍子拙赤哥入宿衛從征李壇戰死

崔氏周术忽妻也從夫官平陽金將來攻城克之下令官屬妻子敢匿者死時术忽以使事在上黨崔急抱幼子楨以詭計自言於將將信之使軍吏書其臂以出崔曰婦人臂使人執而書非禮也以金賂吏使書之紙吏曰吾知汝誠賢婦然令不敢違

命崔自揲袖吏懸筆而書焉既出有言其詐者將怒命追之崔與楨伏土窖三日得免既與夫會未幾夫病亡崔大慟柩前放散婢僕躬目紡績悉以資產遺親舊有權貴使人諷求娶輒自爬毀其面四十年未嘗妄言笑預吉會人比古烈婦云

周氏灤平石城人年十六適李伯通生一子名易金末伯通監豐潤縣城破不知所終氏與易被俘謂偕行者曰人苟愛其生萬一受辱不如死也即自投于塹主者怒三刃其體而去得未死遂攜易而逃間關至汴績繼以自給教易讀書有成

楊氏東平須城人夫郭三從軍死戍所久之骨還舅曰新婦年少終必他適可令吾子鰥居地下邪將求里人亡女骨合瘞之氏聞之益悲不食五日自經死遂與夫共葬

秦氏二女河南宜陽人父嘗有危疾醫云不可攻姊閉戶默禱

鑿已腦和藥進之而愈後父復病欲絕妹割股肉置粥中父小
啜卽甦 又有河間孫氏女父病癩十年女吮其膿血旬月而
愈安豐許氏女父疾割股啖之乃痊廬州張氏女旣嫁母病目
喪明張歸省抱母泣以舌舐之目忽見有司各加褒美
胡烈婦渤海劉平妻也至元七年平當戍棗陽車載其家以行
夜宿沙河旁有虎至銜平去胡覺起追及之持虎足顧呼車中
兒取刀殺虎虎死扶平還至季陽平究以傷卒 至大間建德
王氏女父出耘舍旁遇豹爲所噬曳之升山父大呼女識父聲
驚趨救以父所棄鋤擊豹腦殺之父仍得生

郎氏湖州安吉人宋進士朱甲妻也朱嘗仕浙東以郎氏從至
元間朱歿郎氏護喪還至玉山里留居避盜勢家柳氏欲強聘
之郎誓不從夜棄裝奉柩遁柳邀之中道以死拒得免家居養

姑甚謹姑嘗病郎禱天割股進啖而愈

焦氏涇陽袁天祐妻也初天祐祖父皆從軍歿祖母楊氏母焦
氏並家居守志至元二十三年天祐復從征死甘州焦氏年少
宗族欲改嫁氏哭曰袁氏不幸三世早寡自祖姑以來皆守節
豈可至吾遂廢吾生爲袁氏婦死則葬袁氏土爾終不能改容
事他人也衆不敢復言

周氏安西張興祖妻也年二十四興祖歿舅姑欲使再適氏弗
從曰妾家祖父皆早世妾祖母妾母並以貞操聞妾或中道易
節是忘故夫而辱先人也忘故夫不義忘先人不孝不孝不義
妾不敢爲居婺三十年奉舅姑生事死葬無違禮其父與外祖
皆無後葬祭之禮亦周氏主焉

趙孝婦德安應城人早寡事姑孝家貧備織於人得美食必持

歸奉姑自啖粗糲不厭嘗念姑老一旦有不諱無由得棺乃以
次子嚮富家得錢買杉木治之棺成會南隣失火勢將及婦正
扶姑出避而棺重不可移乃撫膺大哭曰吾為姑賣兒得棺無
能為我救之者言畢風轉家得不焚人謂孝感所致

霍門二婦尹氏楊氏鄭州人至元間尹氏夫耀卿歿姑命其更
嫁尹曰婦之行一節而已再嫁而失節妾不忍為姑曰世之婦

皆然人未嘗以為非汝獨何恥之有尹曰人之志不同妾知守
妾志爾姑不能強及楊氏夫顯卿繼歿慮姑欲其嫁即先白姑

曰妾聞娣姒猶兄弟也宜相好今娣既留妾豈可獨去願與共
修婦道以終事吾姑姑曰汝果能是吾復何言同處二十餘年

以節孝聞通考云永壽田大妻郝氏田二妻胥氏田三妻周氏兄弟俱死於兵諸婦年未二十皆守節不嫁
郭氏大名王德政妻也少孤事母孝謹備至以女儀聞於鄉及

笄富貴家慕之爭求聘母不許時德政訓蒙里中年四十餘貌

甚陋母以貧不能教二子欲納德政為婿使教之宗族皆不可
郭氏慨然願順母志既婚頗相敬愛囑教二弟有成未幾德政

卒氏年方二十餘仍勵節以事母
段氏隆興霍榮妻也榮無子嘗乞人為養子榮卒段年二十六

養舅姑以孝稱舅姑歿榮諸父食其產謂曰汝子假子也可令
歸宗汝無子宜改適霍家業汝無預焉段曰家資可不計但再

醮非義恐遺先人羞即退入寢室引針刺面墨漬之誓死不貳
又有成紀謝思明妻趙氏自髡其髮冀寧田濟川妻武氏潔

水曹子英妻尤氏嚙指滴血並誓不更嫁有司各請旌之
茅氏崇明朱虎妻也大德間虎官都水監坐罪籍其家吏錄送

茅氏及二子赴京太醫提點師某乞歸家欲妻之茅氏誓死不

從母子三人以裾相結連晝夜倚抱號哭形貌銷毀師知不可奪釋之氏託居永明尼寺憂憤不食卒

聞氏紹興俞新之妻也大德四年新歿聞氏年尙少父母慮其不能守欲更嫁氏哭曰一身二夫烈婦所耻妾可無生可無恥乎且姑老子幼妾去當令誰視卽斷髮自誓父知其志篤不忍強姑久病風且失明氏手滌溷穢時漱口上堂舐其兩目竟復明及姑卒家貧無資傭工與子親負土治葬鄉里嘉之每曰欲學孝婦當問俞母云

馮淑安字靜君大名宦家女爲汶上李如忠繼室如忠任山陰縣尹當病革謂馮曰吾已矣其奈汝何馮引刀斷髮自誓不他適如忠卒于官踰兩月遺腹生一子名伏而如忠前娶蒙古氏之族在北者聞如忠歿多宦資率李族人來山陰悉索其財并

挾前妻所遺子在以去馮不與較唯餘如忠及蒙古氏兩柩在室久之鬻衣權厝叢山下攜其子廬墓側時年始二十二爲女師以自給居二十年始護喪歸葬汶上齊魯人聞之莫不嘆息

揭傒斯傳云其子任伏事母極孝皆緣太府有廉直聲

王氏遼陽李君進妻也大德八年君進病卒卜葬將發引親戚隣里咸會王氏謂衆曰夫婦死同穴義也吾得從良人逝不亦可乎因撫棺大慟嘔血升許卽仆地死衆爲歛之與夫連柩出葬送者數百人莫不洒泣

趙哇兒大寧人年二十夫蕭氏

通考作趙哇兒妻蕭氏

病劇謂哇兒曰汝

年少若之何對曰君幸自寬脫不諱妾不獨生遂命匠製巨棺夫歿卽自經死家人同棺歛焉又有移刺氏同知湖州路事耶律忽都妻也夫歿割耳自誓旣葬廬墓側悲號不食死

葛妙真宣城民家女九歲時聞日者言母年五十當死妙真悲
憂祝天誓不嫁齋素終身以延母壽果年至八十一乃卒 畏
兀氏三女家錢塘諸兄遠仕不歸母思之成疾三女共斷髮誓
不嫁以養母同力侍護四十餘年母以壽終

王氏燕京人張買奴妻也年十六買奴官錢塘病歿葬城西十
里外氏每旦披髮往奠伏墓大慟久而致疾服闋舅姑欲嫁之
氏泣曰父母命妾奉箕帚於張氏此足豈可復履他人門乎遂
築居三十年而卒

張義婦濟南鄒平人年十八歸里人李伍伍與從子零戊福寧
州未幾死戊所張獨家居養舅姑甚至父母舅姑病凡四刲股
肉救不懈及死喪葬無遺禮旣而嘆曰妾夫死數千里外妾不
能歸骨以葬者以舅姑父母在無所仰故也今不幸俱喪而夫

骨終暴棄遠土妾在敢愛死乎乃臥積冰上誓曰天若許妾取
夫骨雖寒當不死踰月竟無恙鄉人異之相率贈錢大書其事
於衣以行行四十日至福寧見零問夫葬地則荆莽四塞不可
識張哀哭欲絕夫忽降於童言動無異生時且指示骨所在處
張如其言發得之持骨祝曰爾信妾夫邪入口當如冰雪黏如
膠已而果然官義之使零護喪還給錢以葬

丁氏新建鄭伯文妻也大德間伯文病將歿丁氏與訣曰妾得
侍巾櫛誓與偕老今君不幸疾若是脫有不諱妾當從但君父
母已老無他子婦侍養妾苟復自亡則君亦不瞑目妾且忍死
以奉其餘年伯文卒氏年二十七居喪哀毀倍常服旣除父母
屢議奪嫁之氏每聞必慟哭曰妾所以不死者非苟生有他志
也與良人約將以事舅姑耳今舅姑在堂固無恙妾可棄去而

續弘治錄 卷三十一
不信於良人乎遂止

白氏太原人夫慕釋氏教棄家爲僧白氏年二十服勤績紝以養姑夫一日還迫使他適白斷髮誓不從夫不能奪乃去姑年九十卒竭力營葬畫姑像禮之終身

王氏內黃趙美妻也至治元年美溺水死王氏誓守志舅姑念其少無子欲使更適氏曰婦義無再醮且舅姑在妾可棄去邪舅姑欲以族姪與繼婚氏拒不從迫之力氏知不免卽引繩自經死 李冬兒甄城丁從信妻也年二十三夫歿服闋父母呼歸問之曰汝年少居孀又無子何以自立吾當爲汝再擇婿冬兒不從乃詣從信冢欲縊墓樹上家人防之不果日暮還家夜二鼓更新衣自經死 李氏濱州惠高兒妻也年二十六高兒歿父欲奪歸嫁之李不從自縊死

朱錦哥洛陽趙彬妻也天曆初西兵掠河南朱遇兵五人被執逼與亂朱拒曰我良家婦豈從汝賊邪兵怒提曳箠楚之朱度不能脫卽縊之曰汝幸釋我舍後井旁有瘞金當發以遺汝兵信之隨其行朱得近井卽抱三歲女踴身赴井死 王安哥偃師王氏女也是歲從父避兵卽山丁家洞兵入搜得之見安哥色美驅使出欲污之不從投澗死

貴哥蒙古氏同知宣政院事羅五十三妻也天曆初夫以罪貶海南籍其家詔以貴哥賜近侍親率車騎至其家迎之貴哥度不免令婢僕具酒肴延於廳事如廐自經死

李智貞建寧浦城人父子明無子智貞七歲能讀書九歲母卒哀慟欲絕不茹葷者三年治女工供父甘旨鄉里稱爲孝女父嘗許爲鄭全妻未嫁從父客卽武有勢豪家聞其慧強求聘智

貞斷髮拒之且數自求死豪不能奪卒歸全事舅姑有道秦定
間全歿智貞悲泣不食數日死

劉氏順寧臺叔齡妻也粗知書克修婦道一日地震屋壞壓叔
齡不能起家復失火叔齡母前救不得欲就焚叔齡望見呼曰
吾已不可得出當亟救吾母劉謂夫妹曰汝救汝母汝兄必死
吾不用復生矣卽自投火中火滅家人得二屍燼中猶手相握
不開朝論嘉其烈命錄付史館

蔡三玉龍溪陳端才妻也後至元間寇掠其里里媼集里中婦
女同舟避難寇追及三玉亟以水漬衣寇視三玉有姿色欲污
之三玉緝曰衣濕更求衣媼寇取衣自投水死寇曰溺者必躍
以長竿絡鉤俟其躍而舉之屍竟不起越三日其父廣瑞舟次
上流屍遂逆流附父舟捍之不去移舟遡河而上屍從之上者

三父異甚視之則其女也收斂之

范妙元年二十一歸奉化江文鑄及門未合衽夫忽以痢疾卒
范曰我旣入江門卽江婦也遂居其家撫諸姪江森江道如已
子卒年九十五 有柳氏者薊郡人爲戶部主事趙野妻未婚
而野卒兄將奪其志柳曰業已字趙夫婦之義已定雖死豈有
他志哉後寢疾不肯服藥曰我年二十六而寡今已逾半百得
死此疾幸矣遂卒 冠州趙氏女名玉兒嘗許爲李氏婦未婚
夫死誓不嫁以養父母父母歿負土爲墳鄉里稱其節孝
姚氏餘姚人居山谷間夫出刈麥姚居家執爨母何氏往汲澗
水久不至俄聞覆水聲亟出視則虎躡其母以走姚倉卒往逐
之卽以手毆其脇隣人競執械以從虎乃置其母而去姚負歸
求藥療之奉養二十餘年始卒 有官勝娘者建寧人夫方寧

續弘簡錄 卷三十一
樺田勝娘儘之見一虎方攫其夫勝娘卽棄儘奮挺連擊之虎去勝娘負夫至中途而死

衣氏汴梁儒士孟志剛妻貧而無子夫死有司給以棺木衣給匠者曰可寬大其棺吾夫有遺書欲盡置其中匠者然之是夕氏具雞黍祭其夫家之所有悉散之隣里及同居王媪曰吾聞一馬不被兩鞍吾夫旣死與之同棺共穴可也遂自剄又有鈞州侯氏夫曹德死侯氏語人曰年少夫亡婦人之不幸欲守吾志而亂離如此其能免乎遂縊于墓側

張氏女高郵人至正中張士誠據高郵城亂賊知張女有姿艷叩其家索之將害其父母女不得已出拜賊賊挾之行女欣然從之過橋投水死 同郡高氏婦方攜女從夫出避亂度不免人道旁空舍脫金纏臂與女且語夫令疾行解足紮自經夫抵

儀真夜夢婦來告曰我已縊死彼舍矣

王氏大都惠士元妻至正十四年士元病革囑王氏曰我病必不起前妾所生子女善保護之待稍長從汝自嫁氏泣曰君何出此言妾義當死尚復有他說乎士元卒比葬氏遂居墓側以妾子置左右時其飲食寒煖歲餘妾子亦死乃哭曰無復望矣終喪親舊皆攜酒禮祭士元于墓祭畢衆欲行酒氏已經死於樹 有王氏者良鄉費隱妻也隱有疾囑氏曰我 子一女雖妾所生無異汝出我死汝其善撫之遂歿氏居喪撫其子女既而子又死服除乃執女手曰汝已稍知人事管鑰在此汝自司之遂相抱痛哭是夜縊死園中 又瑞州李馬兒妻袁氏者年十九誓不更嫁里中俠勢謀娶之袁曰吾聞烈女不二夫寧死不從卽往夫墓哭縊于樹下

續列傳卷三十一
三十一
蘓氏真定武用妻也用疾蘓刲股爲粥以進疾卽愈生子德政
四歲而寡夫兄利其資欲嫁之不聽未幾夫兄舉家死惟餘三
弱孫蘓取育之如己子及德政長事蘓至孝當蘓死時天大旱
德政方掘地求水以供葬事忽二蛇躍出德政因默禱焉二蛇
一東一北隨其地掘之果得泉人謂蘓氏孝義之報
張氏處州龍泉人夫湯輝以兵亂先移其家財入山岩與母共
守輝父以疾未行張歸任藥膳且以輿自隨旣而賊至卽命以
輿載其舅而已遇賊賊以刀脅之曰從我則生否則死張掠髮
整衣請受刃賊未忍殺張懼汚卽奪其刃自刺死年二十七
同邑有湯嬌者美姿容未嫁賊殺其父母以刃脅之嬌不勝悲
咽乞早死因以頭觸刃賊怒斫殺之
禹淑靜字素清紹興吳守正妻至正十二年徙嘉興石門鎮嘗

從容謂守正曰方今羣盜蠡起萬一不測妾惟有死不使人汚
此身也是年夏盜掠石門淑靜倉皇攜入歲女登舟以避有盜
數輩奔入其舟將犯之淑靖抱幼女投河死

袁氏孤女建康溧水州人年十五母嚴氏孀居極貧病癱瘓臥
牀者數年女事母至孝至正十二年兵火延其里隣婦強攜女
出避火女泣曰我何忍舍母去遂入室抱母共焚死

童氏嚴州俞士淵妻也姑性嚴待之寡恩童氏柔順以事無少
拂至正十三年賊陷威平官軍復之已乃縱兵剽掠至士淵家
氏以身蔽姑衆欲汚之氏大罵不屈一卒以刀擊其左臂愈不
屈又一卒斷其右臂罵猶不絕衆乃破其面而去

徐彩鸞字淑和浦城徐嗣源之女李景文妻也略通經史每誦
文天祥六歌必爲之感泣至正十五年青田賊寇浦城彩鸞從

父逃旁近山谷賊持刀欲害其父彩鸞前曰此吾父也寧殺我賊舍父而掠其女去拘之桂林橋彩鸞拾炭題詩壁間有惟有桂林橋下水千年照見妾心清之句乃厲聲罵賊投水賊競出之既而乘間復投水死

李氏汴梁人年二十餘有姿容適同邑丁尚賢至正十五年賊至欲脅之氏怒曰吾家六世義門豈能從賊以辱身乎闔門三百餘口俱被害

周婦毛氏松陽人美姿色至正十五年隨夫避亂麻鷺山中爲賊所得迫之曰從我多與若金否則殺汝毛氏曰寧剖我心不願汝金賊以刀磨其身毛氏因大詈曰碎剛賊汝碎則與我碎則否賊怒剗其腸而去年二十九

李順兒許州儒士李讓女性聰慧頗涉經傳年十八賊陷鈞州

密邇許昌父謂其母曰吾家以禮相傳此女必累我女聞之泣曰父母可自逃難勿以女爲憂須臾於後園自經死

朱氏杭州黃仲起妻也至正十六年張士誠寇杭州其女臨妾奴倉皇言曰賊至矣我別母求一死也俄而賊驅諸婦至其家且指朱氏母子曰爲我看守日暮我當至朱氏聞之懼受辱遂與女俱縊死妾馮氏見之嘆曰我生何爲徒取辱耳亦自縊死繼而仲起弟妻蔡氏抱幼子與乳母湯氏皆自縊于室

王氏博興人爲同里焦士廉妻至正十七年毛貴亂山東官軍競出掠王氏被執給曰我家墓田有藏金可共取信之隨至墓所氏哭曰我已得死所矣可於此殺我乃與妾杜氏皆遇害

有趙氏女者平陽人年二十未嫁寇亂趙被驅迫以行度不免給賊曰吾取所藏金以遺汝賊信之遂還投于廁而死

陳淑真富州陳壁之女壁故儒者淑真七歲能誦詩鼓琴至正十八年陳友諒寇隆興淑真見隣嫗倉皇來告乃取琴坐廳下彈之曲終泣然曰吾絕絃于斯乎父母怪問之淑真曰城陷必遭辱不如早死明日賊至其居臨東湖遂溺焉水淺不得死賊抽矢脅之上岸淑真不從賊射殺之時同郡李宗願妻夏婉常亦儒家女與女匿居後圃中賊至挾其女共投井死柴氏晉寧陳閏夫之繼室前妻遺一子尚幼柴鞠之如已出未幾柴氏有子閏夫病且死囑曰我家貧惟二幼子汝能撫其成立我死亦無憾至正十八年賊犯晉寧其長子被賊驅迫在圍中及官軍至怨家訴其為賊法當誅柴引次子詣官泣曰往從惡者吾次子非長子也次子曰我之罪不可加於兄決獄者反疑次子非柴出訊之他囚得其情乃判曰婦執義不忘夫之言

子趨死能成母之志此天理人情之至也並釋之

呂孀婦陵州呂彥能姊也久居彥能家至正十八年賊犯陵州姊曰我喪夫二十年又無後不死何待苟辱身則辱吾弟矣赴井死彥能妻劉氏曰妾為君家婦二十八年茲不幸逢亂離必不負君于是彥能二女及子婦王氏二孫女皆隨劉氏溺井一門死者七人

劉氏河南彰德人夫齊關應募為子夫長戰死澤潞間劉貧無所依有強議婚者劉佯曰吾三月三日有心願償畢當從汝言是日徑往天寧寺登浮圖絕頂祝天曰妾本河南名家女遭世亂適湖南齊關為妻今夫已死不敢失節遂投地而死也先忽都蒙古氏大寧路達魯花赤鐵木兒不花之妻以夫貴封雲中郡君夫坐事免官居大寧至正十八年紅巾賊至也先

忽都與妾玉蓮走尼寺中爲賊所得令與衆婦縫衣拒不肯賊
以刃罵曰我達魯花赤妻也汝曹賊耳我不能爲針工以從
賊賊怒殺之玉蓮亦自縊死其子完者帖木兒年十四爲賊所
掠久之脫歸訪母屍并玉蓮葬焉

齊氏太原王履謙妻也治家嚴肅克守婦道至正十八年賊陷
太原齊氏與二婦蕭氏呂氏及二女避難于趙莊石巖賊至度
不免顧謂二女曰汝家五世同居號爲清白豈可虧節辱身長
女曰吾夫已死今爲未亡人得死爲幸呂氏曰吾爲中書左丞
之孫義不受辱齊氏大哭乃與二婦二女同投崖死

蕭氏濟南劉公翼妻也有姿容通書史至正十八年毛貴兵將
壓境豫與夫謀曰妾詩書家女誓以冰霜自將儻城陷被執悔
將何追妾以二子一女累君去作清白鬼於泉下夫曰事未至

何急如此居亡何城陷蕭解條自縊死

安正同磁州人平章政事祐孫女也嫁同鄉王時至正十九年
時以叅知政事分省太原安從之任踰年賊陷太原安首走安
與其妾李氏同赴井死追贈梁國夫人諡莊潔

金氏詳定使明州徐程妻也京城既破謂其女曰汝父出捍城
我三品命婦汝儒家女又進士妻不可受辱遂同赴井死

潘妙圓山陰徐允讓妻也至正十九年與夫從舅避兵山谷間
舅被執夫泣救得脫賊遂殺其夫因欲強辱潘潘給之曰我夫

既死我從汝必矣若能焚吾夫庶可無憾賊信之聚薪以焚火
既熾潘且泣且詬遂投火死 又諸暨蔡氏者王琪妻也至正

二十二年張士誠陷諸暨蔡氏避之長樂鄉兵猝至有造紙鑊
方沸遂投其中而死

劉氏二女長曰貞年十九次曰孫年十七南昌人皆未許嫁陳文諒寇江西其母泣謂二女曰城或破置汝何所二女曰寧死不辱比城陷二女登樓相繼自縊婢鄭奴亦自縊

曹氏茶陵州人父德夫教授湖湘間有子同祖者有聲諸生中因以女妻焉至正二十年茶陵陷聞婦女多被驅迫謂其夫及子曰是尚可全生乎我義不辱身以累汝顧舅年老汝等善事之遂自剄死妾李氏驚抱持之不得亦引刀自剄絕而復蘇曰得從小君地下足矣是夕死

申氏冀寧李弘益妻也至正二十年賊陷冀寧申語其夫曰君當速去勿以我相累若賊入吾室必以妾故害及君矣言訖投井死弘益既免於難再娶安氏居二歲而弘益卒安時年三十泣謂諸親曰女子一適人終身不改不幸夫死雖生亦何益乃

竊入寢室膏沐薰裳自縊于柩側

羅妙安信州弋陽人幼聰慧能暗誦列女傳年二十歸同邑鄭琪琪家世宦族同居百餘口羅執婦道無間言琪以軍功擢沿山州判官至正二十年信州陷羅度弋陽去信近必不免於難輒取所佩刀淬礪令銛甚琪問何為對曰時事如此萬一遇難可為自全計已而兵至羅即自刎時年二十九

周烈女年十九未適人父如砥曾為紹興新昌典史至正二十年鄉民作亂如砥與女避于邑西之客僧嶺女為賊所執賊欲以為妻曰我周典史女也死即死豈能從汝賊怒殺之

徐氏天台狄恒妻也恒方沒徐當哀痛間至正二十年鄉民為亂避難牛圍山為賊所執驅迫以前徐曰吾渴甚欲求水一杯賊令自汲即投入井中時年十八

劉翠哥房山李仲義妻也至正二十年縣大饑平章劉哈刺不
花兵乏食執仲義欲烹之翠哥訴曰吾夫瘦小不足療饑吾聞
婦人肥黑者味美願就烹兵釋其夫而烹劉氏聞者哀之
柯節婦陳氏者長樂石梁人至正二十一年海賊劫石梁被執
婦且行且罵賊捶之挾以登舟罵不已忽振衣自投江中明日
屍逆流而上止石梁岸旁時盛暑屍已變其夫驗其背有黑子
乃大慟曰是吾妻也昇歸歛之

卜顏的斤蒙古氏宗王黑閭之女大都被兵謂其夫觀音奴曰
我乃國族且年少必不容於人豈惜一死以辱家國遂自縊時
張棟妻王氏語家人曰吾爲狀元妻義不可辱赴井死

李賽兒房山王士明妻也至正二十五年叛將竹貞軍至縣賽
兒及其女李家奴皆被執士明隨至軍軍怒逐之賽兒謂其女

曰汝父旣爲軍所逐吾與汝必不得脫與其受辱不若死女曰
母先殺我賽兒卽以軍所遺鐮刀殺其女遂自殺

陶宗媛台州人儒士杜思綱妻也歸杜四載而夫亡矢志守節
台州被兵宗媛方居姑喪忍死護柩爲游軍所執迫脅之宗媛
曰我若畏死豈留此邪任汝殺我以從姑於地下遂遇害其妹
宗婉弟妻王淑亦皆赴水死

劉氏藍田人夫張訥爲監察御史早卒氏守志家居河東受兵
氏二子衡衍俱以事出外度不能自脫遂與二婦孫氏姚氏決
死盡發貲囊分給家人婦姑同縊焉 有華氏者大同張思孝
妻爲守將貊高兵所執以不受辱見殺其婦劉氏僵壓姑屍大
罵不已兵併殺之後家人殮其屍婦姑手猶相持不捨

劉氏順州人夫安志道及劉氏之弟明理並登進士第劉避兵

匿巖穴中軍至欲污之叱曰我弟與夫皆進士我豈受汝辱軍士以兵磨其體劉大罵不輟聲軍怒鈎斷其舌含糊而死

宋氏翰林直學士宋駿女世居大都夫王宗仁家永平路永平被兵宋從夫避鑕子山夫婦皆爲軍所掠有窺宋色美欲害宗仁者宋顧謂夫曰我不以身累君遂攜一女投井死

趙氏大都宋謙妻也明兵破大都趙氏子婦溫氏高氏孫婦高氏徐氏皆有姿容合謀曰兵且至我等豈可辱身以苟全趙卽白經死諸婦四人諸孫男女六人衆妾三人皆赴井死

冊曰女子適人猶臣事主若以節傳亦不幸處志或偶移百端無補婦女無識易以涅磨闡微表隱不厭繁多巾幗且然鬚眉如何

續弘簡錄卷三十九終

